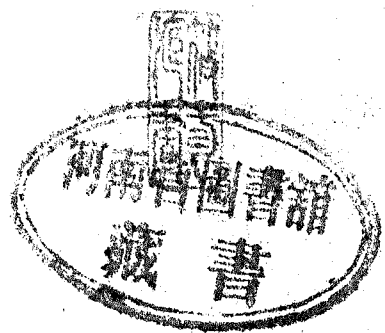


正信錄

余覺



堪歎世間人。多以己爲智。自己眞面目。尙不知名字。何況過現未。前生後生事。儒教古聖人。注重在經世。此種深道理。略示其大致。儒者不深究。遂謂無此義。佛旣廣發揮。如長夜燈炬。凡有宿根人。悉皆同歸趣。致彼理學家。欲阻其進轡。特極力闢駁。以期咸關閉。不知大根人。決不受彼制。堪嗟庸碌者。便隳其正志。從茲破因果。及輪迴理事。謂人一死後。永滅無神智。由是作惡者。大得其覆庇。以致至今日。亂極無法治。幸有大心人。種種諸行詣。羅君爲錄輯。以貢現末世。故特爲排印。以期廣流布。願諸見聞者。知儒釋正意。展轉爲流通。使徧現末世。庶幾儒道明。佛道亦無替。人民得安樂。守道而居易。生爲聖賢徒。沒登極樂地。轉此澆薄俗。同敦仁恕誼。如此區區心。智者諒不棄。古莘常慚愧。僧釋印光謹撰。

羅兩峯居士正信錄發刊序

一切衆生皆有佛性。皆當作佛。以故佛視一切衆生皆是佛。愍其背覺合塵。輪迴六道。經塵點劫。莫由出離。于是隨機施教。對證發藥。種種方便。爲之化導。以冀彼背塵合覺。返妄歸真。消除本無之惑業。圓證本有之佛性。而後已。衆生視佛皆是衆生。以故聞佛之言。見佛之行。不卽信受。謂爲幻妄不實。蠱惑愚俗者有之。謂爲棄倫理害正道者有之。謂爲愈近理大亂真者有之。然佛固不以此而棄捨也。只可待時節。因緣成熟。以行度脫耳。多有始以不知而妄闢。繼以深知而力修。後以真修而悟證。由是了生脫死。超凡入聖。廣垂言教。啓牖後人。以其了知佛之立法。圓該世出世間一切善法。不獨不悖世法。而復大有益于世法。論修持則毫善弗遺。而一心無住。譚諦理則一塵不立。而萬德圓彰。以故具超格之知見。有特別之志向者。無不歸心而崇奉之。以期其已立立人。自利利他焉。亦有剽竊佛經要義。以宏儒宗。反加以極酷烈之闢駁。以關閉天下後世之人不入佛法。其本意不過以門牆見重。恐其不加關閉。

則羣趨于佛。儒門因之冷落。不知真上根人。決不受關。而中下之士。由彼破斥因果。報應。生死輪迴。謂爲佛以此爲誘惑愚俗之據。凡佛令人改過遷善。以及了生脫死等法。彼則斥爲自私自利。以有所爲而爲善。卽是惡。必期于無所爲而爲善。大悖聖賢克己寡過。下學上達之旨。及易書趨吉避凶。惠吉逆凶之道。徒以盡誼盡分誠意正心。爲淑世善俗之術。于所以令人不得不盡誼盡分誠意正心之根本。完全廢棄。以聖人分上之事。責凡夫以實行。故致善無以勸。惡無以懲。及至歐風東漸。則廢經廢倫之種種惡劇。通皆演出。其禍根正在破斥因果報應。生死輪迴。及有所爲而爲善。卽是惡。與自利利他了生脫死。斥之爲自私自利之偷心之所致也。于是有心世道之人。羣思挽救之法。適有以羅兩峯所著之正信錄見贈。閱之心懷爲暢。居士乘願再來。以大通無礙之眼光。凡世俗所疑之事。如天堂地獄。人畜輪迴。前身後身等。一一據經引史。證明其事。而道學淵源。名人至論。以及各種修持。與夫仗佛慈力。橫超三界之法。悉皆詳示。所以使人知其門徑。有所依憑。俾拘墟者得見天日。令孤露

者歸本家鄉。其爲利益莫能名焉。乃爲校正字句。擬排板。先印一萬本。以爲提倡。以後任諸慈善家。屢屢續印。庶可徧布全國。吾友體範大師。願任印資。潮州郭輔庭居士。欲精刻木板。祈余校其底本。并爲作序。以期廣傳。足見人同此心。心同此理。好善之心。誰不如我。于一時中。排刻並行。可爲今日一大幸事。願見聞者。由兩峯所說。深信佛言。以五戒十善六度萬行。隨分隨力。于日用倫常中修之。則生入聖賢之域。沒登極樂之邦。庶不負本具之真如佛性。與如來大慈普度。兩峯曲爲倡導之一番婆心也。民國二十年辛未季春。古莘常慚愧僧釋印光謹撰。

因果者。世出世間聖人。平治天下。度脫衆生之大權也。忌者謂爲佛以因果報應。生死輪迴。恫嚇愚夫。誑騙流俗耳。豈真有其事哉。不知衆生墮三途。如來證一乘。皆不出因果之外。故法華經曰。如是因。如是果。如是本末究竟等。因果經曰。欲知前世因。今生受者是。欲知後世果。今生作者是。易曰。積善之家。必有餘慶。積不善之家。必有餘殃。書曰。作善降之百祥。作不善降之百殃。惠迪吉。從逆凶。唯影響。然則佛固注重

因果。儒者何嘗不注重因果耶。其有廢因果而別談心性者。皆著空之偏見。欺心之妄說也。故夢東云。善談心性者。必不棄離于因果。深信因果者。終必大明乎心性。此理勢所必然也。誠爲至論。清羅兩峯居士。本儒佛大同之旨。述正信錄。凡一切世界。成住壞空。天堂地獄。因果報應。生死輪迴等。世人疑爲佛之妄誕。謂儒本無是言者。一一援經據史。引以證明。使人無由置辯。凡宋儒理學淵源。性理諸說。亦各各指其師承。源源本本。無不由于禪學。根據確鑿。尤令人莫能隱諱。末後結歸佛學。注重念佛求生淨土之法。佐之以戒殺放生。俾行人知所宗趣。當生必得真實受用。其有裨于世道人心。殊非淺尠。而對今之歐風東漸。競尙物質文明。廢經廢倫。破斥因果。推翻道德。人心陷溺已極之世界。尤爲當頭棒喝。頂門一鍼。不慧雖自知學識謏劣。人微言輕。不足啓人信向。因奉命校對。見其具有挽救世道。輔翼佛法之功能。乃自忘固陋。聊書所見如此。

民國二十年端午後四日淨業學人德森謹序

正信錄序

學道以信爲基。信者三賢之首。萬行之先。一切法之根本。李長者云。一切諸佛。從此信生。故法界乘中。以根本智爲信心。隨信心中。理智現前。以信因契諸佛果法。分毫不謬。方成信心。是以雜華首楞。開顯五位。必由十信。而後海歷十住。十行。十迴向。十地。以成佛果。若無十信。則十地不成。十信之初心。無十地之佛果。亦不可以謂之圓信。學人欲與法流水接。當以觀慧入於中道。研窮八識。自然流入薩婆若海。心精忽現。圓妙開敷。然後謂之妙信。常住。卽聖人之教。亦以篤信爲善道之本。故曰。民無信不立也。羅先生兩峯。通魯典竺墳之學。以正見入正信。勤修淨業。洗心定泉。是明於第一義諦。而欲轉識成智者。又復廣撫內外典錄。爲一書。融會儒釋之言。化我執而破邪見。以文字般若。證明洙泗之道。其功甚鉅矣。夫世智辨聰之流。偶讀得原道本論一二篇。先入爲主。而一己之身心性命。茫然未嘗理會。好爲諍論。求勝於口舌筆札間。其所爲儒。因地不真。亦非真爲闡提者也。至於剽竊教乘。潤色詩文。冀幸福出。

貪著名相。或借之以驚世駭俗。自標奇特。舉不可以稱難。信能信也。試讀是編而起大疑。始可以入信。疑之不能信。更何論乎。信必加之以願。願必輔之以行。行願並深。信力乃固。如是學儒。方爲真儒。如是學釋。方爲真釋。道一而已。並行不悖。學人先自審其趨向。而用力於格致誠正之道。則入此信心不遠矣。德園居士潘庭筠撰。

此錄通儒釋之分。又歸諸淨土。以砭宗門之空談玄悟。使修行人知有入手。可謂深切著明。蓋吾儒謹於視聽言動之非禮。至於克伐怨欲之不行。歸於意必固我之俱無。合於喜怒哀樂之未發。此卽攝心爲戒。因戒生定之法也。惟性與天道爲夫子所罕言。學者不得而聞。而從心不踰之妙。亦未詳切示之。故世疑忽然超越。大徹大悟。或爲吾儒未及。不知儒者言性。卽覺性澄圓也。言誠卽真心。卽實理也。言仁卽大慈悲也。存心養性。至於肫肫其仁。淵淵其淵。浩浩其天。上天之載。無聲無臭。與十方圓明。獲二殊勝相等。然朱子釋格物致知。謂用力之久。一旦豁然。又釋曾子一貫。謂真積力久。將有所得。蓋資稟有清濁。工夫有久暫。其間時節因緣。未可俱令其一薦直。

入耳。法門如八萬四千毛孔。皆可還原。楞嚴之圓通。維摩之不二。諸祖之話頭。皆是也。如來謂彼等修行。實無優劣。其後李延平令人觀未發時氣象。二程子半日靜坐。至門外雪深三尺。亦示人以法門也。然此方之當機。及古佛之發願。不無差別。故文殊特揀耳根第一。而大勢至之淨土次之。都攝六根。淨念相繼。與一歸何處。有句無句。其爲攝心窮識。同一作用而已。然三十年流水不聞聲起。悟者絕少。而樂邦安養。世多有之。以此爲歸宿。宜矣。兩峯居士。貫通內外典。是以援据浩博。剖析精嚴。可釋吾儒之疑。而有志於釋教者。亦得其門而入。不惑於空談玄悟。蓋渡海之津航也。時余將隨法駕詣五臺菩薩頂。瞻禮文殊師利。故喜而序之。乾隆壬子仲春望日。定香居士王昶書於京邸之聞思精舍。

世常謂文人晚年多溺於佛。豈其然哉。杜子美詠懷云。本自依迦葉。何曾藉偃佺。晚聞多妙教。卒踐塞前愆。夫必其實有前愆之可塞。而乃實有妙教之得聞也。東坡嘗爲正信和尚作塔銘。予未見其石本。而予嘗於東莞資福禪院。見坡公所爲銘者。曰

古之真人以心爲法。自一身至一世界。自一世界至百千萬億世界。如佛所言。皆眞實語。無可疑者。故曰此身性海一浮漚。心精妙明含九州。蓋此義徧滿具足。拈起卽是。而要皆以實信爲歸也。羅子兩峯博學通識。以詩文翰墨馳騁藝苑者四十年矣。而其詣力所在。獨持正定於三藏六部之指趣。洞見其所以然。故嘗舉其所得於古人語言文字外者。以平實得疏通。以淺顯得印證。以援据得指歸。無語錄之幽深。而有詮解之微妙。積成上下二卷。題曰正信錄。吾友王子述庵旣爲序之。而余尤以爲儒釋之界域不必畫分。亦不必有意斡旋。致啓文義紛爭之漸也。嘗謂至實之義卽是至虛。故曰無實無虛。此則杜公所謂寒前愆。而坡公所以銘正信者也。又奚序錄之有哉。乾隆五十九年歲次甲寅冬十二月十九日。北平翁方綱序。

初祖西來。不立文字。自南嶽青原以下。語多棒喝。話似瘋顛。此乃度人不得已之苦。心皆不失西來大旨。逮宋元間。禪衲居士。老婆舌說口頭禪。公案紛紜。本來日昧。蓮池大師。別開方便之門。曲盡錘鑪之妙。念彼彌陀。往生淨土。夫往生之因。生於一念。

之誠。念念相續。而蓮華芬馥。此卽吾儒所謂誠則明。吾兩峯居士出儒入佛。悟證人天。作正信錄。窮諸妄想。究論萬緣。以蓮界之思爲歸宿之所。以經傳之文爲近取之譬。嗟乎。至道無歧。同歸於一。生分別心者。其居士之罪人乎。言如寶筏。度已度人。身作箴型。信人信我。具此阿閼鞞。以我之信。求人之信。如水合乳。如磁引鐵。則是書之有補於二氏。厥功甚偉。當與法藏碎金錄。同生天壤。歡喜讚歎。而爲之敍。辟支迦羅居士江藩書。

性命之理。吾儒罕言之。以其信者少也。我佛極言之。以其不信者多也。故憨山大師曰。我信人。不信。非不信也。不及信也。人信我。不信。非不信也。不足信也。人信信言。我信信心。言果心會。無不信矣。儒也佛也。同此性也。一而二也。二而一也。我信矣。猶有不我信者。我亦信之矣。不我信矣。縱有強言信者。心終不信矣。故自信敦誠。人信易欺。誠者日精。欺者日淪。智照識惑。惑起千差。照存獨立。致道者以照照惑。貴智不貴識。近予從事於心性之學。採輯經藏中與儒書融會於心之言。彙成是書。名曰正信。

錄。儒釋之道。正不當以世智辨聰起分別執也。是爲序。乾隆五十六年。歲在辛亥。衣雲道人羅聘書於京師琉璃廠之僧舍。

羅兩峯先生事略

出昭文蔣寶翰墨林今話

江都羅山人。聘字遯夫。號兩峯。學問淹雅。工詩善畫。少時值馬嶰谷兄弟開設壇坫。海內文士。半在維揚。山人執贄從金壽門游。所學益精。已而徧走楚越齊豫燕趙之地。三至都下。所主皆當代鉅公。野服蕭然。跌宕詩酒。或醉後作畫。尤覺神采。山人夙耽禪悅。嘗夢入招提。曰花之寺。髣髴前身。卽其中主僧。遂自號花之寺僧。精修白業。多寫佛相。莊嚴清淨。宛然面壁宗風。年六十餘。在都貧不能歸。時賓谷先生轉運揚州。寄資斧。俾其子迎還。未一載卒。所著有香葉草堂集。覃溪學士穀人祭酒序之。兩峯畫人物山水。花草梅竹。無不臻妙。尤著名者。則在鬼趣圖。鹿城王椒翁嘗語余云。山人生有異稟。雙睛碧色。白晝能覩鬼魅。後頗自厭惡。乃以法禪之。不復見矣。其生平所作。不止一本。錢竹汀宮詹題引龔聖予之言曰。人以畫鬼爲戲筆。是大不然。此

乃書家之草聖也。豈有不善真書而作草書者。山人雖好奇。其筆墨足以形容之。又豈凡工所能及哉。蔣心餘太史贈詩有云。兩峯嶽寄人。資稟軼流輩。展足裂地維。放手破天械。碧眼燃溫犀。萬鬼失狡獪。神光掣瞳人。下透轉輪界。謂此圖也。兩峯所居在天寧門內彌陀巷。額其堂曰朱草詩林。配方夫人婉儀號白蓮居士。受詩於沈學士。亦善寫梅竹蘭石。兩峯稱其有出塵想。居士生日偶作云。冰簟疏簾小閣明。池邊風景最關情。淤泥不染青青水。我與荷花同日生。早卒。著有學陸集。暨白蓮半格詩。子允紹字介人。允纘字練塘。一字小峯。女某俱善畫。心餘詩所云一家仙人古眷屬。墨池畫瓊相扶持。隱士之樂無過於此。居士山水不苟作。平望張看雲徵君藏其夫婦合畫一冊。中有涉江采芙蓉圖。澹冶清妙。乃出居士手。所用小印曰兩峯之妻。此看雲同里趙君靜菴爲余言之。惜是冊已鬻他所。不可見矣。

正信錄卷首

序

發刊序
翁序

潘序
江序

王序
自序

羅兩峯先生事略

目錄

卷上目錄

卷下目錄

世界

鬼神

儒釋同源

惡道不可墮

成住壞空

鬼

宋儒多從禪學中來知行

山河大地

怪

性理之說本自壽涯懺悔

天堂

魔

東林二禪師

回向

天宮

人身難得

原道

看話頭

地獄

前身

名言

持呪

閻王

後身

儒書佛法同旨

念佛

輪迴

佛法是平常心

戒殺放生

轉畜

人心本有內典

正信錄卷上

清江都兩峯羅聘撰

世界

經中刹塵二字。以一塵爲一刹也。刹之多有如其塵。故曰刹塵。前明王霽字云。天地間道理。本是如此。蓋虛空既爲無盡。是誠所謂大而又大者。若以自朝至暮。一日月經行之地。盡此虛空。是虛空亦渺乎小矣。何以云虛空無盡。不知一日月經行之天地。爲一世界。此一世界。積至千爲小千。積千小千爲中千。積千中千爲大千。總名曰三千大千。是爲一佛刹。將此佛刹。碎爲微塵。凡一塵一世界。是爲塵刹。此塵塵刹刹世界。各各星羅碁置於太空。各各有眷屬相配。極整齊。極莊嚴者也。故曰華藏莊嚴世界海。馮具區。管東溟。屠赤水。製有華藏莊嚴世界海圖。流行海內。據圖詳玩。我輩七尺。不但太倉稊米。乃纖塵之纖塵。然能纖塵我形體。不能纖塵我性體。華藏莊嚴世界海。在我性靈。又不啻纖塵。故曰。空生大覺中。如海一漚發。人其無自小哉。

成住壞空

凡人立論皆用情識。程夫子爲理學至儒。何故只說有成壞無住空。蓋猶是情識之見也。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。知乎晝兼知乎夜。知乎夜兼知乎晝。此則盡天地之閉塞開闢。并未來際而知之。所謂知天地之化育也。且就康節先生所說約略言之。朱夫子曰。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。朱語止因思之一日十二時。向暗者六。子丑寅酉戌亥是也。向明者六。卯辰巳午未申是也。疊相推盪。周流不已。積成日。是此千支積成歲。亦此千支積成元。會運世亦此千支。三十年爲世。三百六十年爲運。一萬八百年爲會。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元。以一會言。初爲子會。再爲丑會。子丑寅卯十二俱歷完。是爲一元。子會以前。天地晦冥。至此則天開於子。輕清者上浮。日月星辰布列。歷一萬八百年。子會終。則交丑會。乃地闢於丑。重濁者下沈。山河大地俱有。丑會終。則交寅會。是爲人生於寅。人雖生。不過牛首蛇尾之類。茹毛飲血之流。此會盡。則爲卯。爲辰。亦是每一字管一萬八百年。至巳會。則人物繁盛。大明中天。堯

舜正在此會。又閱至午會。自夏商周以來。直至於今。皆屬午會。由午而未。由未而至申酉戌。一元之運。逮衰。萬物之機。當息。至亥會。天地鎔液。化爲渾沌。杳兮冥兮。所謂一元既終也。終則必始。如環無端。元生貞下。復轉剝終。依舊再造天地。數豈有盡哉。十二字。凡十二萬九千六百年。爲酉爲戌爲亥爲子爲丑爲寅。謂爲夜可也。猶夫一日中。酉戌亥子丑寅爲夜也。爲卯爲辰爲巳爲午爲未爲申。謂爲晝可也。猶夫一日中。卯辰巳午未申爲晝也。諸佛在三界外。居常寂光土。眼看元會流轉。如指諸掌。既閱歷午未。紛紛擾擾。又閱歷申酉。見天地人物消隕。又閱歷戌亥。見寂杳者若干時。彼建立者成也。寧定者住也。消隕者壞也。寂杳者空也。是造化已將成住壞空四字。明明平鋪勻列。各若干年。而何以收其二。棄其二也。只因程子生在午運中。文明昌盛。但見生趣濃厚。不見名相杳冥。故如是立論也歟。程子說壞。亦是不得已而爲言。彼原見得世界。只有此成。又以理裁決。知成必有壞。故以成壞二字結之。烏知住與空哉。既不知佛慧。又不信佛言。其不知住與空也固宜。雖然此就邵子皇極經世圖。

立論。其實成住壞空。又不如是說。

山河大地

一切山河大地。爲其有形質也。形質謂之生。凡生皆有死。惟此性靈者。不受生死累。舊云。最不堅牢的是四大身軀。四大。地水火風也。山河大地。亦是四大和合。總不堅牢。對性靈視之。更不堅牢。在俗情視爲堅固法身。在道眼視爲幻妄虛體。以凡理論。江彬將謀不軌。則牛首震吼。憲宗將易太子。則泰山震驚。周王治世。則海不揚波。世宗御宇。則河清三日。甚至射潮潮退。鞭山山移。長城可以哭而倒。流水可以喝而分。凡此皆爲我意想堅凝所提挈耳。豈得如真常之性體。歷萬劫不壞。金剛不足喻其堅。舍利不足方其固。誠哉堅固法身。若夫山河大地。正未也。金沙太史王損庵曰。天下之有形者。未有不從緣而生者也。形莫著於地。亦莫堅於地。且以地言之。其成也微塵聚焉。其住也大氣舉焉。非緣生而何。緣生則無自性。故幻術者能使縮。上失政能使震。神通之人能變爲黃金。而滄海桑田之變遷。且人人能言之。有性者不應

如是。以無性故緣生。以緣生故無性。

至堅者山。若具千萬年之體。不知皆可崩。非幻妄而何。至堅者地。若似乎具巍巍不動之體。不知皆可震撼。皆可陷溺。非幻妄而何。大凡物可以動而毀。大地可以震而陷。亦足以徵幻妄矣。識者謂係緣生。謂無自性。旨哉言乎。

天堂

天堂第一層名四王天。第二層名忉利天。第三層名燄摩天。第四層名兜率天。第五層名化樂天。第六層名他化自在天。第七層名梵衆天。第八層名梵輔天。第九層名大梵天。第十層名少光天。第十一層名無量光天。第十二層名光音天。第十三層名少淨天。第十四層名無量淨天。第十五層名徧淨天。第十六層名福生天。第十七層名福愛天。第十八層名廣果天。第十九層名無想天。第二十層名無煩天。第二十一層名無熱天。第二十二層名善見天。第二十三層名善現天。第二十四層名色究竟天。第二十五層名空無邊處天。第二十六層名識無邊處天。第二十七層名無所有

處天。第二十八層名非想非非想處天。自四王天。至他化自在天。名欲界。自梵衆天。至色究竟天。名色界。自空無邊處天。至非想非非想處天。名無色界。總名三界。自梵衆天。至大梵天。凡三天。爲初禪天。自少光天。至光音天。凡三天。爲二禪天。自少淨天。至徧淨天。凡三天。爲三禪天。自福生天。至色究竟天。凡九天。爲四禪天。教中每言初禪。二禪。三禪。四禪等天。皆指此。以忉利天言之。臺榭庭閣。水沼花林。雜色珍奇。最勝可觀。又有衆鳥和鳴。又有天人常奏天樂。天衆於此。觀東忘西。觀西忘東。思衣衣來。思食食至。受勝妙樂。皆是福業所感。一一自然化生。不假人辦。五通自在。五欲具足。人皆化生。壽凡一千歲。以人間百年。爲此天一晝夜。燄摩天則二千歲。以人間三百年。爲一晝夜。諸天壽命。皆就此數增加而多。其樂亦勝。雖然。天福壽盡。隨業輪迴。故曰。三界如同牢獄。又曰。三界無安。猶如火宅。佛所以惓惓不教人生此者。良以此地。實不美也。

天宮

天宮快樂極矣。爲宮爲殿。爲臺爲榭。爲沼爲池。爲欄爲楯。豈同人力所成。天然之妙。一氣呵成。神輸鬼運。算思莫測。凡假琢削於班輸者。雖極雕鏤。止謂人巧。不若天工。以天工不借雕琢也。豈真宰元樞。靈元妙氣。如帝天之密構。而乃索棟梁於鄧林。求鑿築於畚插。殆不知真宰元樞。靈元妙氣之作用也已。或曰。隋書云。潞州刺史辛彥之。有功德於民。天上構新室以待之。制極宏麗。無何而彥之卒。隋史謂之構。得無猶煩造作。曰自無而造。有均謂之構。有勉然之構。有天然之構。不可同日語。

按歸西紀實。有明海王別駕季和。名字春之弟。字熙。生平渴慕天宮。所作善事。多回向於此。病將終時。果來迎往天界。季和深於佛法。知其不美。令持名生淨土。果轉而生淨土。俱確有明徵。

地獄

隋史云。趙文昌至冥。見秦將白起。披髮居大糞坑受苦。梁史云。西河劉薩何暴亡。心下猶暖。其家未卽收殮。經十日更甦。云十八地獄。隨報輕重。受諸苦楚。又公安會元

袁玉蟠宗道云。親經鬲子地獄而返。又義興學憲曹安祖應秋云。伯兄病篤。親經血海而還。所見境界。不可說。不可說。故善星比丘生陷地獄。琉璃大王活入泥犁。易所謂坎。坎者陷也。其義極微。地獄之義。非陷之義耶。

按南洲地下地獄。第一重名等活獄。壽長五百歲。每一晝夜。比人間一萬六千二百俱胝年。俱胝。此地云千萬。第二重名黑繩獄。壽命一千歲。每一晝夜。比人間三萬二千四百俱胝年。第三重名衆合獄。壽二千歲。每一晝夜。比人間六萬四千八百俱胝年。第四重名叫號獄。第五重名大叫號獄。第六重名炎熱獄。第七重名極熱獄。第八重名無閒獄。第四重獄。至第八重獄。其壽命與第三重同。加倍增下。苦報盡。方始得出。獄之高廣。以由旬計。等活。至無閒獄。凡八重。爲根本大獄。每一大獄。有四門。每門外。一一有四游增小獄。游增者。爲有情游。彼其苦增故。以一重言之。各有十六游增小獄。十六者。一黑砂。二沸屎。三鐵釘。四焦渴。五饑餓。六銅鑊。七多鑊。八石磨。九膿血。十星火。十一灰河。十二鐵丸。十三斧斤。十四豺狼。十五劍樹。十六寒冰。諸

苦受盡。然後命終。是爲十六游增。重重皆有是十六游增。以第一重等活獄言。罪人。手生鐵爪。遞相瞋忿。相撻肉墮。又手執刀劍。遞相斬割。身碎已死。冷風吹活。或獄卒喝生。罪人自想。我今已活。故名想。又名活。久受苦已。出想地獄。憚惶馳走。至黑砂。至沸屎。乃至十六寒冰。然後命終。以第二重黑繩獄言。以黑鐵繩。絀直罪人。鐵斧砍碎。又絀鋸之。或風吹鐵繩。歷絡其身。皮骨焦爛。苦毒萬端。久受苦已。出黑繩。馳走十六游增。然後命終。以第三重衆合獄言。或兩山合壓。骨肉糜碎。或鐵象踢身。或鐵杵搗。大石壓。膿血流地。衆苦并至。久受苦已。出衆合獄。次第至小游增。然後命終。以第八重言。往返鐵城。大火交射。萬毒併至。凡所遇者。皆惡食。惡聲。惡臭。惡觸。無彈指頃歇。故名無閒。久受苦已。次第至小游增。然後命終。此獄周一萬八千里。牆高一千里。悉是鐵爲。上火徹下。下火徹上。鐵蛇鐵狗。吐火馳逐。獄牆之上。獄中有牀。徧滿萬里。一人受罪。自見其身。徧臥滿牀。千萬人受罪。各自自見身滿牀上。衆業所感。獲如是報。泥犂。卽獄。阿鼻。卽無閒。其邊地獄名。

八寒地獄。一類浮陀。二尼賴浮陀。三阿吒吒。四阿波波。五嘔喉喉。六鬱波羅。七波頭摩。八摩訶波頭摩。阿波波者。獄中冷氣逼人衆口。止聞阿波波聲。卽以名獄。波頭摩。卽紅蓮花也。罪人冷凍不堪。頭裂如紅蓮花。故以名獄。摩訶波頭摩。卽大紅蓮花。四大部洲地獄。按南洲有正有邊。東西二洲有邊無正。北洲正邊俱無。正獄在南洲地下。邊者在地上。鐵圍山間。三洲人造罪。皆來南洲正獄。及西邊獄中。受其苦報。此皆詳教乘法數。

閻王

人稱地獄十王。人烏乎知。惟載在書籍。始知之。至漢明帝。金人入夢。而佛法至。朱夫子云。佛法未入。未嘗有死而復生者。不知佛法未入。何嘗無死而復生者。史記云。秦穆公死。去七日甦。趙簡子死。去三日寤。寤時俱云。我之帝所甚樂。想二公應再壽再貴。故得往帝所。未可知。否則墮沈冥中。如高山輞石。如銅丸走坂。焉望來告哉。惟自漢歷唐。歷宋。歷明。事事漸就澆漓。亦事事漸趨漸備。聞見廣。變故多。經歷久。試驗深。

正史已大書韓擒虎爲冥王。其他史如寇準、蔡襄、韓琦、范仲淹，以至前朝海瑞、鄭曉、蔡完、林浚、徐昌穀、趙用賢、蔣燾，俱爲冥王。俱歷歷有據。若夫蔣燾爲王，則雲間太史、陸子淵死時自記者也。趙用賢爲王，則蓮池大師親爲筆記者也。蓮池大師云：少宰趙公定宇，與雲南巡撫陳毓臺同年。公以萬曆丙申三月望日捐館時，毓臺在任，因內人病，扶乩請神，神判以死。因懇乞救援，神云：五殿閻君方新任，其人剛正，不可以私干，無以爲也。問新任何人，曰：常熟趙某耳。俄而訃至，則任期與訃期脗合。陳大驚異。見蓮池筆記管東溟曰：張浩，字義卿，虞庠博學好誼之名衿也。生前信余甚篤。垂沒三日間，能歷歷道前生事。在晉爲某，在宋爲某，在明兩爲邊將，今爲冥府五殿閻王。趙公署爲記室，表帝，帝允秩正四品。閻君待以僚屬之間。趙公卽余同榜友，吏部左侍郎定宇，諱用賢者也。事見雲南撫院陳毓臺奠章中。見管見刪 杏續錄嘉靖中陸詹事深死三日而甦，語其子楫曰：取筆記我語，我病漸時，不見若輩，覺身坐廳事，有黃衣二人跪於庭云：奉王命召公。余方用置對，忽身已上輿，黃衣前導，隨者數十人，余心甚駭。

輿行如飛。至一城。黃衣請曰。當去輿從步。頃刻間。已失輿。兩人扶而走。足不著地。至一城。黃衣又請曰。請改服。不覺已易衣矣。又良久。抵一城。甚高。樓櫓皆如京都制。可十餘里。至闕。闕門數重。大殿巍然。有王者冕旒坐殿上。一黃衣先入。喝曰。奉命追松江陸深已到。王起坐曰。入之。余從東階廡下北面立。王南面呼余曰。子淵。識我否。余曰。殿下莫非當年蔣黷耶。蓋余爲諸生時相習耳。從者呵之曰。柰何犯我王諱。王曰。此我故人。無迫之。王曰。子淵。爾官居一品。壽應八十。以犯三大罪。十二小罪。故官降三品。壽減一紀。是年余方六十八歲。聞是語。駭然曰。深得毋死耶。王曰。非死。何以至是。因命吏取詹事簿籍來。須臾持簿至。余閱之。見生平所言所行。無一不記。其末以朱書總核其罪。余因丐王幸念夙昔。使得畢其壽命。王曰。此非寡人所得專也。主在帝。寡人爲故人受罪。姑假以兩旬。俾治後事。其無爲子孫計。命黃衣送之。已出門。復呼入曰。若茲來也。於地獄無覩。何以警傳世人。黃衣導觀諸獄。景象甚慘。目不忍視。狼狽而走。出城。從高原上行。久之。甚昏黑。忽見一燈微明。既近。則其屍臥於牀。心惡。

之黃衣推之使附。乃甦。又兩旬。黃衣復至。詹事遂長往矣。閣學朱平漢曰。蔣燾字仰仁。武功伯徐有貞之甥。係長洲諸生。見朱平漢小品中由此觀之。不足以徵閻王之鑿鑿哉。

輪迴

山陰王龍谿曰。人之有生死輪迴。念與識爲之崇也。念有善惡。往來不停。便是輪迴種子。識有起滅。倏忽不停。便是生死根由。此是古今之通理。亦是現在之實事。儒者以爲異端之學。諱而不言。亦見其惑也已。此龍谿之言。可謂不磨之鑑。謂崇在念與識。遂成輪迴。竊臆前五識所交接。傳於第六識。第六識所造作。棲於第八識。盤據膠滯。垢之窟也。業之府也。無有傾倒底裏之法。只有參究一路。朝磨夕勘。參到前後際斷之時。一念不起。所謂水銀將死。心花欲爆。悟門開矣。一了百當。透見本來面目。是爲根本智。又有四智。曰成所作智。曰妙觀察智。曰平等性智。曰大圓鏡智。成所作智。前五識所轉也。妙觀察智。六識所轉也。平等性智。七識所轉也。大圓鏡智。八識所轉也。故曰轉識成智。

王述庵曰。念念遷流。卽是輪迴根本。故當因戒生定。至於時節因緣一到。如桶底脫。則爲堅固大定。世出世間。十方圓明。獲二殊勝。

轉畜

墮畜生道者。如郗后之蟒。飛燕之鼃。蔡元謨之蛇。夏英公之龍。章元楨之猿。李微之虎。陳國之牛。周震之驢。李時進之騾。江廷斌之馬。李審言之羊。瞿學究之犬。緬家奴之狐。劉機之豕。彭好賢之蚓。如此等者。縷縷不盡。豈盡謬耶。然猶曰稗官也。小史也。若至如牛哀爲虎。見史記。如意爲狗。見漢書。宣母爲鼃。宋母爲鼈。見晉書。彭生化爲豕。伯鯨化爲熊。音乃平聲。三足鼈也。見左傳。左史。漢晉等書。豈小說耶。總之輪迴以三業爲變遷。三業以識田爲歸宿。有善畫蛇者。生變蛇相。有善畫馬者。活現馬形。皆識爲之也。釋門有轉識成智之法也。

鬼神

鬼神無今古。但鬼是鬼。神是神。人常並稱之。可以情理通。宋儒以鬼神者。二氣之良

能造化之功用。認定理氣之寂入寂出者。卽是鬼神。故將一切鬼神盡行抹煞。不知天地間爲魍魎。爲魍魎無所不有。恐爲理所障。目所礙。不能研究得到耳。卽以道理論陰陽二氣。鼓鑄變化。無不肖像而出。變態以呈。如陰陽之氣。纔薄擊。大地中卽忽然生菌。具有五色。且卽有蠕蠕動者。百千營窟於內。如陰陽之氣。纔分判。大空中卽忽然虹現。亦具五色。亦卽有如驢首者。垂首下飲於溪。旣屬變化。其形其象。豈可方物。易曰。在天成象。在地成形。變化見矣。昔禹鑄九鼎。以象神姦。無使民不逢不若。蓋從諸方繪怪物之形。以鑄於鼎。爲魍魎。爲魍魎。使民易識耳。豈創設以駭見聞。總而言之。論事物則參差萬態。聖哲不能齊論道理。則兼總條貫。羣論不能外。何者。前此鬼神。何者是。而今鬼神。難信者是也。伯有爲厲。使是理道外之屬。何以云立公孫洩。及良止。乃止。可以厲而厲。可以止而止。仍是理道中事也。天下事物有二。理道亦有二耶。少所見。多所怪。請將十七史。廿一史。文獻通考。太平御覽。太平廣記等書。熟讀一番。再爲立論可也。至於尋常鬼神。只如飲食起居。全無一毫奇異。輕肆勾除。揆

之理道。慨否。

王昶曰。天神皆降。地祇皆出。精氣爲物。游魂爲變。易禮所言。分明有形有色。有情有狀。特凡眼不之見耳。周公謂多材多藝。能事鬼神。孔子指斥子路。言其不能事。非爲無鬼神論也。

鬼

禮經云。人死曰鬼。是必明有此類。而後以此加之。不然。死則死耳。業既化虛無。又何爲立此名色。孔子曰。祭則鬼享之。是必明有此物。而後以享之一字加之。不然。祭則祭耳。何爲有設饌者。卽有來饌者。蔡沈書經注云。商俗尙鬼。使無鬼。俗何以尙。陳澧禮經注云。鄉人禡禡者。強鬼之名。使無鬼。強何以名。鬼之火曰燐。苟無鬼。燐字作何解。虎之鬼曰倂。旣無鬼。倂字義何由名。程子曰。世間有鬼神。憑依以語者。蓋屢見之。是明乎所見之非妄。謝上蔡曰。形氣離而有鬼。知此者爲智。是明乎言無鬼之爲愚。誠者真實無妄之理。見實理原自如此。釋門所說餓鬼。各各種類。有六十四。惟至人

知之悉。故區分之詳。若謂無形無體。何從得餓。其無鬼之說。固結而不可解者。試問今之猖亡何歟。猖亡者。坊廂中。鄉鄙中。有一種無祀之鬼。亦能爲祟於民。俾不安堵。猶民間游手乏食之棍輩也。若敖氏之鬼。不其餒而楚子文已道之。鬼有所歸。乃不爲厲。鄭子產已析之。卽如每歲各畿省郡縣。清明節。七月望。十月朔。城隍神皆臨厲壇。破費錢糧正額若干。我

國家又何以行此無益之事哉。其燭照於幽冥者深矣。今釋門放焰口。乃施食餓鬼也。世俗中頗有鑿鑿言其效驗者。

稗史家言鬼。罄墨不勝書。聊記數則。以徵不謬。宋儒張敬夫在淮上。夜聞小雞聲。以數萬計。起視之。見燈明滿地。問之寺僧云。此舊戰場也。遇天陰晦。則有此語。在性理。豈爲虛謬。魏武子有寵妾。命其子魏顆曰嫁。及疾重。命顆曰爲殉。武子死。顆嫁之。曰。人病則昏亂。吾不從亂。命從治。命秦晉之役。顆與杜回戰。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。杜回躓而顛。故獲之。夜夢老人曰。吾乃所嫁婦人之父也。爾用先人治

命予是以報。語在左傳。豈爲虛謬。阮瞻作無鬼論。自謂此理可以辨正幽明。忽有一客詣瞻曰。鬼神古今所共傳。君何得言無。僕卽鬼也。於是變爲異形而滅。語在晉史。豈爲虛謬。

怪

子不語怪。非無怪也。但不語耳。語則啓人惶惑。亂人聰明。令人敗經常而務悠謬。非謂其無而不語。若謂無則力亂神亦無也耶。不知怪實實流行存著於兩間。以杼其變幻幽玄。卽禿穎。傲帚。破缶。敗甑。皆能露靈作祟。彼春秋左傳所謂石言於晉。穀洛鬪穀水名。在河南。穀洛鬪者。二水泛溢也。毀王宮。楚王諡成乃瞑。晉文樞聲如牛。內蛇與外蛇鬪於鄭。是爲何說。然後知怪之對常。如晝對夜。寒對暑。往對來。高對下。多對少。大對小。一般不偏。簡也。謂無怪者非也。夫子卽不語。又何嘗禁語。詩云。履帝武敏歆。攸介攸止。夫子不刪。何意。天命玄鳥。降而生商。夫子不刪。何意。國語云。季桓子穿井。獲如土缶。中有羊焉。使問仲尼。仲尼曰。木石之怪曰夔。蜎。蝮。水之怪曰龍。罔。象。土之怪曰墳。羊。夫

子又言。何意。噫。聖無不通。物無不格。叩無不應。特不恆語。故曰不語。乃其意。則扶常立經意也。

魔

釋門動稱魔。天地間原有是妬害之祟。惟修道者偏易招惹。卽鬼神忌盈之故。亦修道者自起罅隙。魔遂乘之而入。亦有與魔毫不干涉。而無故來撓者。如煉鼎者。丹將熟。遂成敗壞。天宮羣享天福。亦有修羅戰鬥爭構。此種魔福極大。魔力極猛。乃從夙世中廣修善事。而動殺機。與嗔心不斷者。至楞嚴所稱五十種陰魔。則就自心還自賊。驅除甚難。良由五陰之覆蓋。最深細微渺。故魔亦在危微難控之天。非經中臚列詳備。未有不落其彀中者也。姑舉怪以證魔。有僧向余云。終南山最難居住。周圍廣千里。有地可耕可植。聽修行者荷鋤深入。但怪來甚多。無論白晝昏夜。有形質奇異者。有姝女美倩者。有卽化成父兄朋友妻子來相勸誡者。只是一味不理他。萬事俱休。稍出一語。動一念。卽著渠祟矣。蓋深山無人。頑石枯椿。受千萬年日精月華。遂成

此等。然亦小醜耳。不能爲有道者禍也。卽此可喻魔之萬一。大乘諸經。皆有呪。名陀羅尼。佛談經。忽說呪者。恐後世衆生。受持讀誦。魔來撓亂。故說一切呪。楞嚴經云。若不持呪。而坐道場。令其身心。遠諸魔事。無有是處。金光明經云。十地菩薩。尙以呪護持。何況凡夫。又止觀云。若諸魔障。惱亂坐禪。行者當誦大乘方等教中。治諸魔呪。若出禪時。亦當誦呪。

管東溟有三魔辨。爲屠赤水臨終之悔而作也。何謂三魔。謂殺盜淫。三根所結之魔也。說魔莫辨於楞嚴。所云五十種陰魔之說。當知此魔。乃與修佛道者作障之魔。從修三摩地。路頭稍錯而致。此三界之大魔也。余所謂三魔。乃就道經之魔而言。蓋從身三業上起。因帶著口四意三淺根而結成者。此魔尙未能與修佛道者作障。而偏與人間天上之正神正士作障。正三教中之切近邪魔。試剖之道經。莫酷於殺魔。殺魔之王。卽佛家之所謂天修羅也。此王能與天帝爭。其次尙有三種修羅。亦能橫行於神鬼人畜道中。陰爲生靈之害。故道家淨壇呪。必曰。魔王束手。

侍衛我軒。正指修羅王言也。此魔專撓天界。罕撓人間。故人間不以爲慮。其次莫穢於淫魔。如世所祀五顯靈官等。惟除有福有德之宰官居士。其閨闈不敢入。下此則能以神力亂其室家。亦能攝女婦之陰神。入彼廟以污之。此魔既犯佛戒。亦犯天戒。而韋馱不擊。雷神不誅。何也。生前亦在。人中有功德。佛天不遽絕其饗也。且其所污之女婦。亦有夙因焉。操縱之權。半屬之道陵子孫。而靈官以下。如狐魅等。則城隍亦能制之。此魔能撓人間。凡民慮之。聖賢則不必慮。除此兩魔而外。又有所謂盜魔者。則大德大賢之不足慮。而小德小賢之所深慮者也。蓋有一種世智辨聰之豪。其在世不能修大福。而能作小福。不能修大慧。而能發小慧。或從儒門出身。志欲躡等向上。而脫略於孔孟之庸德庸言。或從禪玄二門染迹。志欲離俗騰空。而全昧於如來之正知正見。罪既未落三途苦趣。緣猶未入於帶業往生。則上帝尙鬆之於神人兩趣之間。使得游行名山洞府。與人相近。待報盡而後六道有歸。當其未歸之時。不傍仙家之洞天福地。以爲窟宅。則傍神界之虛空幻境。

以爲僞寓而生則爲多種躁心偷心於三教中。不禁此際發露。又幸上帝之不遽我譴也。則併借上帝之威靈而矯誣之。以聳凡夫之聽。其實采人間英靈子之精神以自王也。以其借此機緣影掠三教大義。凭鸞乩以警提人。顯附於神道設教。而陰亦求銷生前夙愆者。原非大得罪於上真。然而根因全不純正。境界亦不真實。其誘人必以未得爲得。未證謂證之幻說。投其欲速見小之根。謂昇仙成佛。別有一條路徑。似無資於三祇修證。九品往生也者。此謂臨深以爲高。加少以爲多。不久必歸於敗露。而世有鍊其術者。則豪傑士夫。往往受其籠絡而不悟也。屠赤水之謂哉。赤水之信孫術士所鍊宜真。慧虛二鬼仙。不過鬼中之上上品。仙中之下下品耳。乃尊爲大導師。躋之於七真八洞之上。蓋未知宜真之先。受擯斥於吾婁曇陽仙姑也。然能出奇徵幻境以驚人。故曇陽手自按劍而口責其假冒上真名號。以亂正法也。是亦盜魔之雄也。所以謂之盜者。上能盜仙佛之淺教。以驚人。下能盜名士之精神。以滋慧也。此魔卻與淫殺二魔不同。雖不能動大福大慧之

豪傑而亦能動小福小慧之流。程子所謂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。愚謂莫此若矣。吾非謂儒者一信孫術士之術。一染慧虛之見。便作三業入三途也。謂此魔大偽似真。種深則根難拔。縱以多劫修持。鄰聖證。不墜五十種陰魔中。必墜五千退席比邱中。何可不於當生拔此根也。故作三魔辨。以警淺學之易爲術士所罔者。從見

先達俗議

王昶曰。人身之魔。以欲爲重。藏大海底者。從腎水中生也。能與帝釋戰者。龍雷之火上炎。能撓清淨心也。

人身難得

人身難得。今已得。佛道難聞。今已聞。此身不向今生度。更向何生度。此身。

婁東王中丞。官山東時。得遇白猿精。臨別。猿語王曰。汝曹毋以人身容易。而輕令失之。我修道八百餘年。尙未得脫猿身。

吾宗近溪先生。與蜀中一猿相處。與談名理。絕勝。皆有超詣。告近溪先生曰。予修

行凡幾百年。意之所在。咄嗟可辦。上天下地。九州八荒。無不可到。獨不得爲人。人身最貴。卽欲爲先生之輿臺。亦不可得。而乃羨我乎。噫。超越之難何如。

前身

有人笑而問余曰。君能自知前身爲花之寺僧耶。恐妄語耳。吾則不敢信。余曰。月明蕭寺夢花之。前身爲花之寺僧。同乎我者。且不勝論。稽古以來。諸書所說。如馮京。前身爲五臺山僧。張方平。前身爲瑯琊寺僧。崔允。前身爲瓦棺寺僧。曹卿。前身爲嘉佛寺僧。真西山。前身爲草庵和尚。李嵩。前身爲澄空和尚。房瑄。前身爲智永禪師。婁師德。前身爲遠法師。曾公亮。前身爲青草堂禪師。袁滋。前身爲西峯禪師。王十朋。前身爲嚴閣黎。王珉。前身爲胡沙門。王鄂。前身爲百堂寺沙彌。宋度宗。前身爲行童。陳堯咨。前身爲南安主人。余志五。前身爲四祖寺僧。瑯琊王練。前身爲胡僧。王三洞之子。前身爲居和大師。唐王。前身爲大瓢和尚。太保李維寅。前身爲伏牛山禪師。宰輔胡濙。前身爲天池僧。都憲張素。前身爲庵主。吏部虞淳熙。前身爲杭州僧。太僕卿王士

性。前身為峨嵋寺僧。狀元費宏。前身為充庵僧。新建伯王守仁。前身為閉關僧。同知陳雲嶠。前身為泗州寺僧。進士李商隱。前身為妙高寺僧。太原進士華人。前身為西域僧。太原進士王瓊。前身為西番僧。三衢王童燦。前身為高麗寺僧。太學生郝子良。前身為黎道人。金陵瑣事云。尙書鄭曉。前身為僧。宰輔李東陽。前身為僧。成國公朱希周。大常卿陳沂。臨淮侯李言恭。狀元朱之蕃。進士周元。前身為僧。皆是爲僧也。

後身

人又笑而問曰。君之前身既知之。而君之後身亦能自知耶。余曰。來因不昧。或能自知。否則或爲人所知也。稽古爲人後身者。復不乏人。試聽之。如趙鼎。爲李德裕後身。蕭譽。爲許玄度後身。郭祥正。爲李太白後身。潘佑。爲顏延之後身。劉沆。爲牛僧孺後身。邊鎬。爲謝靈運後身。田佑恭。爲馬援後身。蘇軾。爲鄒陽後身。范祖禹。爲鄧禹後身。宋康王。爲錢鏐後身。韋皋。爲諸葛亮後身。嚴武。亦爲諸葛亮後身。王安石。爲秦王廷美後身。明太宗伯周洪謨。爲丁友崔後身。狀元孫繼皋。爲唐皋後身。太宗伯馮琦。爲

韓琦後身。大司徒周忱。爲滕德後身。大學士高儀。爲于謙後身。少保胡宗憲。爲白侍郎後身。給事王嘉謨。爲張德鏐後身。郎中馬金。爲馬廷用後身。侍郎夏元吉。爲屈原後身。大理寺丞尙穎。爲李尉後身。少師楊溥子。爲石行人後身。高唐州林接五子。爲張越吾後身。他如戴探花大賓。盧太守希哲。俱有所本。進士吳用先。進士來儼然。談隔世事如昨。

正信錄卷上

正信錄卷下

儒釋同源

天下止有一乾元。卽毘盧性海。爲千聖千賢之總括。乃諸天之統也。夫是之謂道岸。志於道。志乎此也。登道岸。登乎此也。古來諸名卿碩輔。才人俊髦。留意佛法者甚衆。於時故有纂法喜二志者。爲澄江夏某。纂佛法金湯者。有金陵馮某。將古今嗜佛者。詳列行狀。今特析其名噪者以言。漢代祇闕德潤。曹子建。牟融三人者。晉代六朝。則謝安。王羲之。王導。王坦之。許詢。習鑿齒。郗超。陶侃。王珣。蕭統。孫綽。戴逵。顧愷。謝尚。羊祜。陶潛。謝靈運。袁粲。孔稚珪。沈約。劉勰。陶宏景。阮孝緒。江淹。顏之推。庾黔婁。其人焉。隋代則薛道衡。費長房。王通。楊素。裴寂。其人焉。唐代則房玄齡。杜如晦。長孫無忌。虞世南。褚遂良。孫思邈。房融。張說。宋璟。顏真卿。王維。王勃。李白。杜甫。白居易。韋皋。段成式。權德輿。李泌。柳宗元。裴度。劉禹錫。賈島。蘇晉。其人焉。宋代則李昉。王旦。呂蒙正。楊億。呂夷簡。范仲淹。寇準。晁迥。李沆。楊傑。文同。蘇軾。蘇轍。邵雍。富弼。趙抃。呂公著。王安

石司馬光。張方平。文彥博。蘇洵。杜衍。江總。周敦頤。尹焞。陳堯叟。馮京。陳瓘。楊時。黃庭堅。晁說之。胡安國。張商英。游酢。秦觀。米芾。謝良佐。呂正己。胡寅。張九成。呂本中。王十朋。尤袤。張栻。劉子翬。周必大。葉夢得。真德秀。陸九淵。米友仁。呂祖謙。韓世忠。謝枋得。趙子昂。揭傒斯。其人焉。此其大略。餘不勝屈指。海虞璽卿瞿汝稷曰。歷代名流宿儒。或行峻一時。或文雄百代。龍翰鳳雛之彥。蘭馨雪白之賢。歸命法流。頤真靈筏者。未易更僕數。考其人之操履素業。皆彪炳史冊。固未嘗以嗜此而壞世間法也。或者謂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。惟恐入於其中。夫飽粱肉者。必無求於粢糲。服縞紵者。必無取於短褐。以短褐而棄縞紵。以粢糲而棄粱肉。雖愚者不爲也。使道德之蘊。不出於六藝。性命之微。無過於諸儒。則彼固皆含六藝之腴。入諸儒之室。何肯悅詖詞而譯微言。就僻行而戾大道乎。是棄縞紵而求短褐之類也。非人情矣。瞿語止

宋儒多從禪學中來

既登洙泗之堂。何妨更入乾竺之室。宋之大儒。有著腳佛門者。若指其人。則人人皆

似。姑略言之。入寺講習。終其日茹素者。程伊川也。入寺必拜佛者。邵堯夫也。捨宅爲寺者。王介甫也。日課拜觀音大士者。尹和靖也。見得佛與聖人合者。呂希哲也。書心經贈僧者。司馬溫公也。問道於大慧者。呂東萊也。長慶寺修冥福者。程明道也。晚溺於佛者。邢明叔也。讀大藏三年者。黃山谷也。著屏山十論者。劉子翬也。以前路資糧爲念者。呂居仁也。後來看佛書者。呂與叔也。勸溫公學佛者。呂晦叔也。論維摩經者。晁說之也。以佛旨解論語者。游定夫也。解金剛經者。朱晦庵也。解楞嚴經者。蘇子由也。作投機偈者。呂正己也。序入傳燈者。陸象山也。跋蓮經普門品者。眞西山也。序中峯廣錄者。揭奚斯也。作庭前柏樹子頌者。張子韶也。謂孔子與佛氏之言相爲終始者。劉元臣也。攜彌陀畫相一軸爲西方公據者。蘇子瞻也。

性理之說本自壽涯東林二禪師

宋儒之最著者。周程張朱。諸儒奉以爲極則者。張朱。張朱奉以爲極則者。二程夫子。二程奉以爲極則者。周子濂溪也。乃周子濂溪。則又得之壽涯東林二禪師。劉後村

先生曰。濂溪學得自高僧。見後村集張橫渠曰。東林禪師。性理之說。惟我茂叔能之。一見宏

聞陳忠肅曰。道學之說。東林授之濂溪。濂溪廣之。見登中集道學性理之說。實倡於涯師。

而至於總師。總以授周子。見宏一紀聞濂溪一日叩佛印。元禪師曰。畢竟以何為道。元曰。

滿目青山一任看。濂溪擬議元笑而已。濂脫然有省。見資鑑濂溪早留心禪學。後參靈

源。靈源曰。離心意識。絕凡聖路而學可也。公被逼責。無所用心。晝夜呆坐而已。偶於

寂燕間。脫然開悟。見尙直編性理之說。古書皆不言。千五百年後。獨周子言之。不知性理

之說。東林授之濂溪。東林以前。各專己教。未能融會。至壽涯始以其詞意。發明易中

庸之旨。見性學指要濂溪諭學者曰。吾此妙心。實得啓迪於南老。發明於佛印。易道義理

廓達之說。若不得東林開遮拂拭。斷不能表裏洞然。該貫宏博。見尹氏家塾胡汲仲曰。孟

子沒千五百餘年。道統潛絕。周子出。然後潛者復光。絕者復續。周子之傳。出於壽涯

禪師。而為首倡。程子四傳。而得朱文公。文公復得張敬夫。講究此道。方得脫然處。見大

同論由此言之。禪教不但與吾儒不相悖戾。而且為吾儒相資為用矣。

原道 摘要

華嚴經云。如來普觀法界一切衆生。具有如來智慧德相。愚癡迷惑。不知不見。我當教以聖道。令其永離妄想執著。自於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。與佛無異。

辯正論云。太昊本應聲大士。仲尼卽儒童菩薩。先遊茲土。權行漸化。愍濟五濁。宣布五常。

破邪論云。修道階次。心行非一。皆緣淺以至深。藉微以爲著。其始修心。則依佛法僧。受三歸也。三歸如君子之三畏。而又五戒。斷殺盜婬妄語飲酒。與仁義禮智信同。宏明集云。仁者不殺之戒也。義者不盜之戒也。禮者不邪之戒也。智者不醉之戒也。信者不妄之戒也。

破邪論云。太宰嚭問孔子曰。夫子聖者歟。對曰。某博識強記。非聖人也。又問三王聖者歟。對曰。三王善用智勇。聖則某不知。又問五帝聖者歟。對曰。五帝善用仁義。聖則某不知。又問三皇聖者歟。對曰。三皇善任因時。聖則某不知。太宰大駭曰。然則孰爲

聖者焉。夫子動容有閒曰。西方有聖人焉。不治而不亂。不言而自信。不化而自行。蕩

蕩乎。民無能名焉。

引列子仲尼篇之文

老子謂尹喜曰。聞乾竺有古皇先生者。吾之師也。不生不滅。善入無爲。緜緜若存。善入泥洹。還乎無名。吾今昇就。亦返一源。

文昌化書云。予前世墮身爲龍。得遇西方大聖人度脫。

又云。在朝時聞方外之言曰。西方之國有大聖人。後遇隱者。授以心印。曰。此西方大聖人歸寂法也。

名言

昔賢名言如屑。不勝臚列。惟自信自警。不墮邪迷。不墮荒廢者。隨摘隨錄。共五十五條。

漢牟子曰。老子絕聖棄智。修身保真。萬物不干其志。天下不易其樂。天子不得臣。諸侯不得友。故可貴也。於是銳志於佛道。兼研老子五千文。世多非之者。以爲背五經。

而向異道。遂作理惑篇。

宋晁明遠曰。內典說心性之理。生滅去來。曲盡其妙。儒書不能到此。慎勿以世間法。比類而非之。

婁東管志道曰。古之大聖大賢。皆以出世之心。經世。經世事畢。還復歸於出世。此亦儒生駭聞之說。而此語則從千錘萬鑿中來。古來命世之士。無一不從多劫了生死之因而來。且無論堯舜周孔諸大聖。已目擊陸太宰五臺先生。將終趺坐。越宿而色愈妍。耿司農天臺先生。將終發慧三日。隔垣聞語。此卽經世事畢。還歸出世之兆。又曰。舜與孔子。俱從古佛化身。乘願而來。乘願而去。豈但儒家之經傳所不道。卽二氏家之典籍所不道。而愚敢作是言。使非根極理要。足以建天地而質鬼神。便當受拔舌泥犁之報。世人不信因果。故輕以懸想臆度。雖人。但曰口過而已。愚則篤信大妄語之必入泥犁者。而敢明知故犯哉。

王龍谿曰。無者。有之基也。是謂千聖相傳無所倚之學。

王陽明曰。佛氏說到無。聖人豈能於無上加得一毫有。

耿楚侗曰。稽古至聖上賢。未有不出世而能經世者。徒志經世而未知出世。皆隨世以就功名者耳。

李夢白長庚曰。如來金口宣揚妙旨。四十九年間。極力深談。祇恐一人之不聞。聞者之不信也。世如闡提。無論矣。卽所云信者。口是而心非。陽奉而陰違。或平居信向。而利害則違。或急難歸心。而事定又懈。比比皆然者。何故。蓋衆生止見眉睫前事。如飲酒之必醉。好色之必羸。殺人之必償。寇盜之必戮。多積之必散。高位之必危。事理必然。最易明曉。而世人一年不爲十年計。今日不爲明日計。寅卯不爲申酉計。羣然自墮陷阱。又豈肯說果報於隔陰。信酬償於異世哉。

又曰。衆生身業無盡。我佛慈悲。以衆生心爲體。

又曰。年來骨肉凋殘。情態煎迫。生理都盡。百念齊灰。祇於佛前發願。願來世爲僧。以了大事。

王鳳洲曰。菩薩教化衆生。不難舍尊就卑。以示出入之無間。觀自在之所以達摩僧伽。文殊普賢之所以寒山拾得也。順逆方便。不辭出入二氏。以明大道之無二。儒童光淨之所以洙濟迦葉之所以苦縣也。學者奈何顯岐而交相嫉也。

又曰。菩薩阿羅漢者。多下降於此方。

又曰。吾向謂聖人之道。無有加焉者。乃今而後知有加焉者。瞿曇氏書也。

又曰。我流浪苦海。無復息期。賴救拔得假一線緣。求出生死路。又云。經世一念。久已灰冷。獨於出世。不敢便自暴棄。但業障既深。根器已損。十二時中。念及疇昔放逸。過惡萬狀。但有悚汗而已。又云。蓋棺之後。得免淪墮。於願已宏。

王麟洲曰。吾輩原有慧根。只爲多染。是生多念。有志學道者。須一念斬卻牽纏。掃除諸慮。但患不得到此境界。卻不須料理頑空二字。此二字自爲鈍根。少染人設。

憨山大師曰。蒼蒼之表。何緣而有上帝。由修。由累世之修。由修善。由修千萬億善。雖然。天下有善之善。又有善無其善之善。善之善。猶是時時勤拂拭。善無其善之善。則

本來無一物矣。洗心於淨。退藏於密。而又以所修千萬億之善。歸之於無聲無臭。甚至渾之又渾。化之又化。斯其人何如。孔子所謂過此以往。未之或知。子思所謂淵淵其淵。浩浩其天之境也。豈千百劫以來。無有造詣至此者。則佛之謂。語及心性。不與天下競衆妙。而盡渾忘於寂滅。名曰空門。空者。空諸所有也。非好爲枯寂。以性靈原自空寂。非偏屬頑空。恰是妙函衆有。斯超之超。極之極。吾儒所謂比天更上一層。是也。周子所以獨窺無始之始。無相之相。無善之善。直繪一無極。以加於太極之上歟。易曰。天且不違。則至尊亦有時遜讓。又曰。乾元統天。則至尊亦在所兼該。又曰。古來得道聖賢。或以餓死。或以佯狂死。或以剖心死。謂之抱所願來。行三祇行。於方寸。則清虛洒落。毫無點染矣。若顏子實係襄贊木鐸之人。實係現身說法之人。應以蔬水簞瓢顯。在六龍中。應以潛龍教化天下後世顯。乃孔顏之因地。烏乎知哉。孔顏之來意。烏乎測哉。

又曰。聖門高弟。俱不可測。同來倡明儒典。提拔衰世愚蒙。問仁問政。恣情顛倒。問圃問稼。甘受譏訶。識者謂爲打鼓弄琵琶也。問宰我期年喪。何故曰安。曰。以天下後世皆曰安也。故暫投世情。以受夫子之錘砭。俾天下人凜凜惕惕。以奉爲大經大法。意甚深遠也。雖受譏訶。何恤。否則論語一書。無所不言。而三年報本之喪。竟未見一暢發也。覺世謂何。故十哲中。於宰我獨曰言語。孟子稱之。亦曰善爲說詞。

又曰。頑空與真空。實有分別。猶伯子之簡。與仲弓之簡。相去徑庭。頑空枯寂如槁木死灰。是二乘人。釋門所訶。真空萬理虛涵。萬行圓備。是大乘人。大士所尙。空可也。頑空不可也。故曰。真空妙有。雖然。卽頑空。又豈易得。世之人。憧憧七情六慾。僕僕利窟名窠。求一頑空。難之又難。先從枯寂入門。此又入道之良方也。故受戒者。先受聲聞。後圓大乘。故大行王性海。與屠赤水約曰。我輩功夫。尤當從枯寂下手。

王昶曰。耳根圓通第一。亦先從人空。法空。空空入手。此三空尙是頑空。忽然超越。乃得真空。

陳白沙曰。六經皆在虛無裏。

屠緯真曰。脫瓔珞之衣。披華袞之服。登治於三五。而人不識其從來。本菩薩之心。行豪傑之事。致君於堯舜。而世莫窺其作用。橫出豎出。總是真如。順行逆行。無非佛事。曩有問於緯真曰。衆生若知前後世事。則愕然知懼。翻然知改。不知造化何故吝惜。余曰。是衆生之障重也。知則不敢爲惡。此大福也。衆生業重福輕。何由得知。人盡知。則人盡不敢爲惡。衆生累劫之業。在何由得此倖福也。

又曰。人到諸事沈溺時。能迴光一照。此一照。是起死回生之靈丹。千生萬劫。不致墮落者。全靠此。又云。石簣公近與之游最密。於此事甚切。不似近時學佛以名者。乃弟石梁。信力亦深。

翁周野曰。回之屢空。正其近道也。而有以貧窶爲解。賜之貨殖。多學而識也。而以財富爲解。且江漢濯。秋陽暴。上天之載。無聲無臭。尙有何物哉。曰。空。則有無不立矣。曰。空空。則并空亦無不立矣。曰。如。則獨見真如矣。乃歸之鄙夫。而以冥然罔覺解之。此

學術大關鍵也。

沈士榮曰。佛說諸經。理深事廣。文博義繁。此上諸師。極口贊述。未能盡其旨趣。以言乎燬滅之罪責。狀元康德涵。聽友焚經。尙有不言之譴。楊公會憲。親聆康語。通判龍德孚。往勘普陀。乘怒焚經。其受牛畜之愆。屠公緯真。載在鴻苞。儒者不察。動云火其書。慎之哉。

焦漪園曰。內典所言心性之理。孔孟豈復有加。

王性海爾康曰。我輩生長塵劫。流浪萬緣。茫茫苦海。業已濡首滅頂。未能一躍便及彼岸。猶當從枯寂下手。

黃慎軒曰。若不常常照管。痛與一刀兩段。何由三業清淨。又曰。比歲信力稍深。始知參學捷徑。惟此西歸一著。

包樗芳曰。惟念百歲刹那。無常迅速。瞬息之間。改頭換面。又云。倘非猛奮蕩空積業。一絲未斷。永劫沈淪。曠躋無及。

張洪陽位曰。浮漚泛梗。飄泊生死海中。莫能自出。

李見羅曰。經世之人。不可以二出世之宗。胡廬山曰。何謂出世。超生死是也。卽老氏所謂死而不亡。

焦漪園曰。出世如超出之出。程伊川云。出那裏去。是不通其語矣。

劉心城曰。臘月三十以後。乃實受其報耳。談至臘月三十以後。道學先生。便將未知生焉知死。孔子家法。抹倒能仁公案。從古大聖。各應時節而生。羲皇以開草昧。唐虞以闢文明。孔孟以誅亂賊。當此亂賊縱橫。人無君父之日。何可遽開出生死一路。使人不畏現在之刑誅。而先營未來之禍福。迨夫春秋之律令。旣明。漢室之三章再出。此世間明白可見之事。已了無剩法。而後與言生死。與言宗教性相。不離世間。而若從世間外。又揭出一明白可見之大事。此等機緣。固非井蛙夏蟲輩。所可臆決而橫訶者也。

馮具區曰。吾儕丈夫。不能深心荷擔大法。空手入山。豈不愧哉。合掌向佛。願命盡爲

期。

問象湖曰。無常迅速。佛恩難報。人身難得。轉眼四生六道。

王墨池曰。恨身業重。墮落富貴場中。總之命根難斷。大事未徹。種種修持。都是業因。張二水曰。佛祖法門。生死大事。豈可懵懂鶻突。

曹安祖曰。念家世仕宦。本是業窠。炫赫當年。淒涼冥路。庸遽可保。

包儀甫曰。所愧根劣。常多逗漏。猶望冥被。使不至墮落坑塹。

錢敬忠曰。跳丸冉冉。蕉鹿茫茫。方爲蝸角之爭。不顧蝸涎之竭。試問身心性命。安頓何地。茫然不自知也。

尹澹如曰。無常迅速。念此五內酸裂。又云。愛網牽纏。解脫無期。若真正上根人。便能不離當下。而證真如。亦是發願未真。故浮游生死岸頭。受此恐怖煩惱。

王東里曰。人世易度。大法難逢。一番蹉過。百劫千生。

張岷上曰。年力已徂。同歸虛妄。安得不並六道衆生。長夜輪轉耶。

陶石簣曰。薄相之人。官至宮僚。千足萬足。惟已躬下事。毫髮未曾夢見。言之刺心。豈宜以有限時日。付之輒紅塵土中消歇耶。只爲性命真學問。不啻視一身如鴻毛。王衷白曰。墮落世網三十餘年。對境逐塵。牽纏莫斷。叢暝染愛。煩惱無邊。望彼岸以何遙。抱信心而難悟。

海門周汝登曰。死生只在轉盼間。思之愈自著緊。誠不敢瞬息放鬆。又云。光陰易邁。時節難逢。各各俱入老境。拌命此生。以了千萬劫之公案。是目今第一急務。換卻封皮。不知又作何等面目。未出三界。必不能不迷失也。

于中甫曰。衆生情生境發。覺路深局。乃安處火宅。相恬以嬉。非大慈父善巧方便。有永劫鑊湯鑪炭耳。

王弱生曰。提起念佛是誰。碌碌塵緣中。不能著實奉行。古人大休息地。不應得少爲足。以自昧生平。

劉雲嶠曰。初年全副精神。用在舉業。今始知有向上路也。浮華初落。本真未現。望葱

嶺何但億萬里而遙。眼足雙到。決非頃刻。髮之白矣。將如之何。

涂念東曰。入雲棲。值蓮池師講彌陀。遂同二三友人。從此度歲。妄冀佛加。自恐根器淺薄。卽耳提面命。仍歸空手。

王存拙曰。此中消息。未易透脫。必刻刻如救頭然。念念如喪考妣。閒忙無間。動靜不二。方有相應處。

山陰王墨池勸善續言云。粵稽古昔。大聖大賢。諄諄勸善。萬卷千篇。善則云何。對惡而詮。惡旣難數。善亦無邊。萬行齊修。不遺巨細。富有日新。聖人極詣。挈領提綱。一言以蔽。到處慈航。惟人是利。堪嗟世俗。我相太濃。一膜之外。如隔蒼穹。利若在己。百計蘊崇。於人則否。反面相攻。不思本來。原同太始。共是性情。何我何爾。悲則皆悲。喜則皆喜。呼吸相通。全無彼此。茫茫宇宙。人類若干。一人隅泣。滿室何安。客塵雖混。本覺難瞞。衆生良苦。言之鼻酸。拯溺救焚。自身不啻。嘔出寸心。展開兩臂。無譽可邀。無嫌可避。隨觸而施。何煩取譬。一念如是。念念皆然。共立共達。善莫大焉。出此入彼。舜蹠

天淵人已二字。危微遞遷。試聽雞鳴。諦觀平旦。如日斯升。如冰自泮。大冶精金。幾經烹煅。學問無窮。有何涯畔。語不云乎。金屑雖珍。纖毫著眼。障礙同塵。至善無善。妙性自真。有善喪善。大道未臻。我愛莊生。識養生主。善不近名。無善可處。託宿蘧廬。勿迎勿拒。無爲不爲。儒者所許。若求徑捷。善惡莫思。是何面目。正恁麼時。忽然捉著。涕泗交頤。通身是眼。作人天師。其或未能。且須摩厲。積善善昌。永永勿替。反是招殃。毒流數世。從生歷生。如持左契。君今未信。請問諸公。誰作誰受。而枯而榮。哲人有訓。語出內衷。願言珍重。莫負塘翁。墨池又號南塘。塘翁卽自謂也。

吾宗念庵先生曰。老氏曰。無聖人不諱。無言上天。則無聲無臭。言大易。則無思無爲。第其言不數數然也。佛氏曰。空聖人不諱。空鄙夫之問也。空空顏氏之庶也。屢空第其言不數數然也。原憲之不得爲仁也。爲其不無也。子貢之未達一貫也。爲其不空也。然其於仁於一。亦不數數然也。

吾宗盱江先生曰。王南塘先生持七俱胝真言。回向往生極樂世界。

吾宗近溪先生曰。愛惜身命。珍重機緣。千生萬生。總在今日。管東溟曰。羅近溪教人。不離中庸。而心所注念。實在佛國。彌陀經世出世。相妨乎否耶。

儒書佛法同旨

五經四書。載放生戒殺報應因果。託生輪迴等事。如孟子曰。有饋生魚於鄭子產。子產使校人畜之池。是言放生也。禮曰。毋覆巢。毋殺孩蟲。胎夭飛鳥。毋麇。毋卵。又曰。士無故不殺犬豕。是言戒殺也。禮曰。仲尼之狗死。亦與之席。是言慈悲也。論語曰。以與爾鄰里鄉黨乎。孟子曰。苟矣富人。哀此癯獨。是言布施也。詩曰。鐘鼓喤喤。磬筦鏘鏘。是言求福也。詩曰。保佑命之。自天申之。是言降福也。論語非禮勿視。非禮勿聽。非禮勿言。非禮勿動。是言持戒也。論語曰。齋必變食。又曰。子之所慎。齋。是言茹素也。孟子曰。太甲悔過。自怨自艾。是言懺悔也。大學曰。定而後能靜。易曰。寂然不動。是言坐禪也。論語曰。仰之彌高。鑽之彌堅。是言參究也。詩曰。誕置之隘巷。牛羊腓字之。是言來

因也。禮曰：衆生必有死。又曰：人死爲鬼。是言去路也。詩曰：維嶽降神。生甫及申。是言投胎也。書曰：五十登庸。陟方乃死。是言生天也。大學曰：言悖而出，亦悖而入。貨悖而入，亦悖而出。是言感果也。孟子曰：出乎爾，反乎爾。是言酬報也。易曰：天下何思何慮。是言息妄想也。論曰：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是言出生死也。論曰：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言無住著也。大學曰：有所忿懣，則不得其正。有所恐懼，則不得其正。有所好樂，則不得其正。有所憂患，則不得其正。是言戒瞋恚除煩惱也。孟子曰：口之於味也，目之於色也，是言根塵也。論曰：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。是言情緣也。四十而不惑，是言覺悟也。六十而耳順，是言圓通也。論曰：吾斯之未能信，是言大事未明也。易曰：吉凶與民同患，是言廣度衆生也。論曰：吾有知乎哉？無知也。是言真空也。中庸曰：萬物並育而不相害，是言妙有也。論曰：曾子曰：唯。是言當下了悟也。論曰：雖欲從之，末由也已。是言言思道斷也。中庸曰：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。是言細微門也。論曰：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語上。是言隱實顯權也。易曰：大明終始，是言知過去未來也。中庸曰：夫婦之愚可

以與知是言人人同具也。中庸曰：成己仁也，成物知也。是言自利利他也。孟子曰：盡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是言了明性地也。書曰：念茲在茲。是言一心不亂也。論曰：予欲無言。又曰：天何言哉。又曰：無行不與。是言不用語言文字也。易曰：天且不違，而况於人。况於鬼神。是言天人師也。易曰：過此以往，未之或知。窮神知化，德之盛也。是言佛世尊也。大學曰：在止於至善。是言毘盧法界也。係理學李大學曰：致知在格物。是言覺悟也。係王陽明說易曰：復以自知。又曰：復則不安。是言回光自照也。係焦漪園說易曰：神以知來。智以藏往。其孰能與於此哉。其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。是言佛也。係管東溟說柳子厚曰：佛經與易論語合。不與孔子異道。雖聖人復生，不可得而斥也。

焦漪園云：性命之理，孔子罕言之。釋氏則極言之。孔子罕言，待其人也。故曰：不憤不啓，不悱不發。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語上也。然其微言，不爲少矣。第學者童習日紛，翻成玩狎。唐疏宋注，錮我聰明。以故鮮通其說者。內典之多，至於充棟。大抵皆了義之談也。古人謂暗室之一燈，苦海之三老，截疑網之寶劍，抉盲眼之金錕。故釋

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無二理也。張商英曰：吾學佛然後知儒誠爲篤論。語焦

止

佛法是平常心

夫佛法本平常。而世以奇特求之。故往往不得佛心也。故曰平常心是道。此平常心。凡有血氣之屬。皆本有之。豈待佛菩薩傳而後有哉。若必待佛菩薩傳而後有。則世人日用。境緣逆順。好惡多端。以非爲是。以是爲非。熾然而分別不歇者。此又何心哉。此卽平常心也。但衆生不善用之。而現三毒奇險之心也。如善用之。則衆生三毒奇險之心。卽是諸佛平常之心也。雖然衆生奇險習熟。脫聞平常心是道之說。自然承當不下。蓋其平常習生故也。是故必須待佛菩薩以寶几珍御之風。鼓吹而化其下劣之心。則荷擔之心生矣。此心一生。又追惟往時下劣之心。鄙而惡之。於平常心則生大驚異。以爲聞所未聞。得所未得。故沒量大人。知其如此。復以狸奴白牯之風。鼓吹而化其驚異之心。至此則聖凡情盡。平常心開而用之。謂之大機。機之爲言。蓋取

照不昧用。用不昧照耳。夫照不昧用。則謂之真照。用不昧照。則謂之大用。故臨濟曰。沿流不止。問如何。真照無邊。說似他。離相離名人。不稟吹毛。用了急須磨者。變而不窮之謂也。

王昶曰。平常心卽是實心。自在心。所以素位而行。無入而不自得。

人心本有內典

或有問。因果輪迴等說。於經教外。猶別有本乎。答曰。印之事事。所謂吾心先有一部教典是也。何以明之。有一生作僞。而得優游首丘。有素稱善人。而反終身桎梏。則未讀內典。已早知有前因之說也。有昨日團圓聚首。變生倉卒。忽已俱罹凶鋒。有今夕酒筵歡會。別未旋踵。忽已遽登鬼錄。則未讀內典。早知無常迅速之說也。有苦攻一生。文稱美善。不獲一遇。有髫年之士。稍加涉獵。已列高魁。則未讀內典。已早知夙根之說也。曩日之川流。今或阡陌。昔年之林麓。今已漭滄。則未讀內典。已早知山河大地。皆幻妄之說也。有聰慧不迷者。談夙世事。鑿鑿可憑。有奄奄長逝者。經數日。久猶

能醒說冥中事。則未讀內典。已早知定業之說也。狐之變男變女。惟意所向。鬼之攝錢攝鈔。任意所之。則未讀內典。已早知惟心之說也。富貴豪華。一霎時門羅鳥雀。英雄豪傑。不轉盼墓已松楸。則未讀內典。已早知夢幻泡影之說也。疾病慘痛之牽纏。飢寒貧困之懊惱。官司口舌之逼迫。生離死別之熬煎。則未讀內典。已早知娑婆苦惱之說也。蠕動之蟲。近於肌膚。則不勝憎惡。而烏知腹內有無限蛔虻。不潔之物。置之座右。則遠之若浼。而不知身內藏若干糞穢。則未讀內典。已早知臭皮囊之說也。觀卑窪黴濕之處。不覺有潔想。忽懸天外。厭蚊蟲蠅蠹之擾。不覺有淨思。欲脫世間。則未讀內典。已早知有安樂國土之說也。豆萁已成灰。用之去垢。猶能顯其作用。枯骨已爲殖。藏之吉地。猶能蔭及子孫。則未讀內典。已早知有形滅性存之說也。潛不能爲飛也。而子又出水爲蚊。天無心於淵也。而雀入水爲蚌。則未讀內典。已早知有人羊互生之說也。人羊互生 出楞嚴良馬之德性。依稀君子。猿猱之氣體。彷彿生人。則未讀內典。已早知有升墮之說也。學本于庸常平實。而推其至極。則必曰無聲無臭。道存

於目前現在。而要其功用。則必曰不覩不聞。則未讀內典。已早知有空寂之說也。叫街行乞者。得一文如登天。戴進賢冠者。數行手札。已白鏹盈笥。機謀百出者。多方經營。或不飽一粒。愚癡頑鈍者。一籌莫展。已坐享萬鍾。則未讀內典。已早知有宏福薄福之說也。彼釋教之重言累言。於性分中。未嘗增益分毫。危言悚言。於實際內。未嘗支離絲忽。殊覺有此世界。自不能無此梵言。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。何反因其言疑之。隋書云。李士謙善談立理。嘗有客不信佛家報應之義。以爲外典無聞焉。士謙喻之曰。積善餘慶。積惡餘殃。豈非休咎之應耶。佛經云。輪迴五道。無復窮已。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。未始有極。忽然爲人之謂也。佛道未來。而賢者已知其然。隋書

惡道不可墮

地獄陰刑。與世間陽罰。委實不同。獄名無閒。言痛苦無一刻之閒。銅丸鐵汁。爲家常茶飯。寒冰裂骨。作萬載安居。苦中增苦。疼上添疼。以劫計不以年計。死而復活。活而

復死以刻計不以日計。釋尊言此亦悲淒愁慘。何世人膽大如斗敢輕蔑視。理學周海門云。三塗果是惡道。周語三塗刀塗火塗血塗也。蓮池大師云。王難者色身之報。地獄則慧命俱沈。若謂三木纏身鞭笞交下。此王難中極微細伎倆。何足云云。或曰。釋尊諄諄侈言者何故。曰。墮落之衆生。嗟不偶也。爲將墮落之衆生。防失足也。曰。何罪至是。曰。身三口四意三。何謂身三。殺盜淫。何謂口四。妄言綺語惡口兩舌。何謂意三。貪瞋癡。總謂之十惡。舊云。行十善者定生天堂。行十惡者定墮地獄。曰。果如是乎。曰。此世尊金口所宣也。曰。貪瞋癡三者之報可解免乎。曰。懺其已往。戒其將來。無不可轉而爲善。故戒爲度苦海之浮囊。破惡障之鐵鎧。有五戒十戒具戒。菩薩戒等戒。至菩薩戒爲大。有六重廿四輕。十重四十八輕。各各不同。惜儒者多不解此。然儒中亦有講者。不能抹殺。姑舉一二宰官。大司成陶望齡大戒。侍讀吳應賓大戒。詞林黃輝大戒。林增志大戒。殿元劉同升。劉若宰大戒。吏部虞淳熙大戒。諫垣包鴻逵大戒。中丞余大成大戒。儀部曾鳳儀大戒。副憲丁鳴登大戒。陳丹衷大戒。大尹陳承輝大戒。

馮士任大戒。大司馬申用懋大戒。侍郎張有譽大戒。尙書白貽清大戒。五戒甚夥。如王志堅。胡汝淳。蕭丁泰。尹嘉賓。錢肅樂。袁儼。費尙尹等。指不勝屈。卽魏國公亦受戒於博山師焉。楚藩王亦受戒於三昧師焉。明太祖高皇帝既登極後亦受戒於慧日師焉。昔儀部屠隆與虞淳熙至契。談及大戒。屠曰。我今便受何如。虞曰。不可。有大威儀在。由此言之。戒爲至寶。受爲大法。不可以輕心慢心成草草也。欲離苦孽者。其尙知留意乎。

知行

世儒每以知行合一爲妙。殊不知曾子述夫子之意。則曰。尊其所知。則高明矣。行其所知。則光大矣。由是而觀。先知而後行明矣。不知而行者。又烏足道。然知有解悟之知。有修行之知。有證極之知。故無解悟之知。則修行之知無本矣。無修行之知。則證極之知無導矣。又證極之知。爲解悟修行之知之所歸宿也。問知行合一之旨。可得聞乎。曰。行時非知時。證時非行時。到此地位。不可以智知。所知不能及。知既不能及。

行亦不能及。知行路窮。不惟神仙失其靜篤。管取羅漢遺其空醉矣。若然者。畢竟如何。卽是回看雲樹杪。不覺月沈西。

懺悔

嘗聞謗佛者曰。多生造罪。不啻邱山。一懺何能湔雪殆盡。不知懺之力不可名言。佛之力不可思議。世情喜自怨自艾。王法用三宥三推。蓋懺從心出。一誠獨詣。五內爲崩。揭地掀天。排山倒海。故一夫洒淚。暑月飛霜。匹婦號冤。長城傾隕。因知積雪千山。杲日能爲消滅。堅冰萬里。一霧卽爲泮溶。況益以佛力之加持乎。疏通者廷尉。護庇者王家。其不當下消溶者。無有是理。或云。聞佛不能代衆生消定業。度無緣。何又云。仗佛力可以懺盡。曰。自己知懺。卽是不迷之佛。佛與我未有不水乳和者。能知仗佛。卽是不著之我。我與佛未有不針芥投者。卽此有緣可度。卽此定業可消。故初機人必皈依佛。其必不皈依者。佛始憂之。憂其在人。不仰仗佛力。憂其在己。不能代衆生消定業也。或又云。佛何故只要人求己。曰。佛者。佛佛相仍之佛。非己也。使佛見己爲

佛則文殊爲七佛師。何爲甘作釋迦之弟子以闡化。是佛空我相也。人者佛佛各具之佛。卽吾身之己也。使人非佛。何以釋迦成道。見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。是衆生無衆生相也。或又云。臨終一懺。罪業消盡。有此可恃。但當終身恣肆可矣。若然。可開天下播虛之門。曰否。無心而陷罪者。罪可懺。恃懺而肆惡者。惡不可懺。此亦見內典。

懺有二種。有事懺。有理懺。事懺者。五體翹勤。理懺者。端坐念實相。何謂五體翹勤。達觀大師曰。卽拜懺一節。若任情識支吾。不若不拜。拜卽拌窮性命。剋心剖膽。哀號佛前。何謂念實相。白樂天云。無始劫來。所造諸惡。若輕若重。若大若小。我求其相。中間內外。了不可得。是名懺悔。懺以理爲正。以事爲助。雖念念與實相相應。而三業翹勤。亦不相礙。何以故。初機行人。未能卒與實相相應。須借外緣輔翼。法華經所謂我以異方便。助顯第一義是也。

回向

人有回向之心。不可不講回向之法。須要向天地鬼神諸佛菩薩。剖祝得明白。如求富。卽曰某求富。願行善若干。或三年而善完。或五年而善完。則所求亦若操左券。且所求之願。亦不俟善之行完。而報已先至。以發念真至。積德勇猛。則天地鬼神已早洞矚。此了凡先生立命篇詳載也。或者曰。從來只有回向生西方者。未聞回向求富貴功名子息壽考者。然果能如法試之。效亦踰常。大藏中有起信論。乃西天第十二祖馬鳴菩薩所著云。若人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。所修善根回向。願求生極樂世界。卽得往生。又天親菩薩依無量壽經造論一卷。爲淨土修法。在大藏顛字函內。第五回向門。有云。所有功德善根。以方便回向。攝取衆生。共同生彼安樂佛國。王龍舒淨土文云。但隨所作世出世間一切善事。不拘大小多寡。或止以一錢與人。或止以一水止渴。至於毫芒之善。并須起念云。願此善緣回向西方。衆善相資。必得往生也。一元禪師云。或一稱名。或一舉手。一禮一讚。或一瞻仰。乃至十念。或發一行一施。一戒一忍。禪定智慧。一切善根。回向極樂。願力持故。雖有疾遲。皆得往生。如經所

說見歸元直指。大智律師云。凡布施持戒禪誦苦行等一切福業。若無正信回向發願。非往生因。見淨土指歸。蓮池大師云。回向菩提者。凡所修爲。皆願往生。是名回向。見彌陀疏鈔。歸元直指又云。凡有修福念佛禮懺誦經。乃至毫芒之善。悉皆回向西方。有所歸趨。臨終定生淨土。舊云。回因向果。回小向大。回自向他。凡此皆言回向之妙。世之求富貴功名子息壽考者。旣行善矣。不挈所行之善。以歸注一處。恐散漫無歸。後日必增他福。失佛引人入勝之本旨矣。

看話頭

釋迦牟尼文佛。主持世教。無看話頭法門。只教人在般若上留心。般若智慧也。嗣後傳教者。將此事作道理知解理會。漸成義學。及初祖入中國。不立文字。直指人心。見性成佛。從前義學。盡與刊下。傳至六祖。以後學者。或至失其源流。復成義學。宗師復立持話頭公案。頓在八識田中。如嚼鐵餚。無義路可尋討。無知解可湊泊。使之認取本來面目。圓滿本覺真心。因病施藥。未嘗有實法與人。唯在善學者自悟耳。山陰王

龍谿乃陽明後第一理學也。平湖陸五臺深心佛乘銳意禪宗。王主致知歸重在儒。陸主看話頭歸重在佛。不知只要同出生死海。管他是儒是佛。一不了生死。儒家也要吃累。釋家也要吃累。一了生死。釋家有無窮享用。儒家也有無窮享用。同此眼耳鼻舌之人。其愛此性命則均也。

持呪

或問大準提七俱胝真言。今天下尤多從事持之。有效否。答啄木欲得木中蟲。則畫符以出之。吾不敢謂天下法符爲無靈。螺贏負螟蛉以爲子。則呼類我以祝之。吾不敢謂天下密呪爲無驗。乃畫符者閉氣凝神。始一落筆。謂之混沌開基。持呪者用志不分。一心凝定。謂之觀門攝想。言專也。一也。專一之力最大。如太陽不能燃物。一攝其光於凹面圓鏡之中。令日光縮小如豆。則能燃物。卽淮南子所謂陽燧取火是也。目睛不能見十里外。一攝其精於數銅管之內。令目光專注不移。則遠無不見。明之利嗎竇所製千里鏡是也。專一之妙如此。沈自邠曰。精能貫日。晷度潛移。志在掘山。

鬼神知畏。屠赤水曰。犀望月而角紋。豹隱霧而毛斑。猿凝神而升天。女久思而化石。晉宗少文曰。魯陽返日。耿恭流泉。宋均虎渡河而蝗避境。皆由心力橫絕。能使非道。玄通。漢班孟堅曰。精靈通而感物兮。神動氣而入微。養由基流睇而猿號兮。李廣射虎而石開。非精誠其焉通兮。無實其誰信。操末技猶必然兮。矧耽躬於道真。班語止

呪者。諸佛之祕藏也。威神極大。呼吸極靈。持無不效。其不效者。匪呪之故。緣心不堅且篤。故以鹵莽報。試驗之。放焰口者。焰口純以真言爲主。真言純以瑜伽爲主。真言能召諸鬼神。真言能使一粒變多。多粒謂之瑜伽教。瑜伽者。身口意俱攝也。前明大學士宋景濂。有贊高皇薦幽施食十章。其一曰。法筵施食。厥名爲斛。化至河沙。初因一粟。無量香味。用實其腹。神變無方。動皆充足。宋語止凡一切諸真言。持豈有不效哉。請觀於焰口而益信矣。

持呪所以攝心。何必言希求。希求卽是妄念。予曰不然。攝心乃可以持呪。希求亦無礙。若謂持呪可以攝心。則小覷乎呪矣。諸佛之祕密曰呪。具大威神。豈僅僅攝

心之助。所謂不言希求。豈不清超元著。獨得無上妙諦。不知正不必諱言求也。彼何人斯。漫言無欲。聲色貨利。無不喪命以徇。至此忽憑胸臆。揭出清超二字。然歟否歟。且經中有云。求富貴得富貴。求男女得男女。求長壽得長壽。求西方得西方。隨有所求。必獲如意。正是大慈氏憐憫衆生。濟度諸有情之意。何故又生抹殺。在衆生業重緣慳者。何因得功名富貴。以暢本懷。則倒提逆挽。不得不借呪力。若以諸希求爲妄。將求生淨土亦妄耶。十六觀想亦妄耶。諸佛之意。正欲人舍他求。覓淨土。乃爲求得其求。不然衆生何術能超越泥塗。今與以超越之術。而又以超越等語躍而過之。真末如之何也已矣。

念佛

出離生死輪迴。只有參禪念佛兩門。參禪者。參自心之禪也。掀翻無始夙垢。豁開原初寶鏡。不過以純白還純白。以明德還明德耳。奈羣生惛惛。不知此第一義諦。是以又爲下根人。巧設方便。令念佛往生淨土。心口略用功夫。便登不退轉地。不退轉者。

永不淪墮也。不但不淪墮。且享無窮快樂。苟能一心執持名號。卽帶業凡夫。皆得攝受。謂專屬接下根人乎。不知實是上中下三根普被。以文殊普賢諸大菩薩。皆欲生此故也。以馬鳴龍樹。宗門諸大菩薩。皆欲生此故也。蓮分九品。罪脫三塗。究其根要。不過口中喃喃六字。豈不至易至簡。雖修其餘觀門。行門種種諸方便。皆有還元之路。然終不若淨土一門。奇而且捷。緣有上聖爲之垂手接引。故羣生登彼岸極易。如是之法。豈非妙法。猶存疑歎。真末如之何也矣。

淨土論說。汗牛充棟。謹錄香光子說一篇。以代時師箴砭。香光子者。太史袁伯修宗道也。因其弟中郎宏道。著西方合論。遂爲之序。云。香光子避囂山刹。修淨業。有一禪人。闊視高步。過舍而談。見案上有石頭居士新撰西方合論。閱未終篇。抗聲言曰。若論此法門。原用接引中下之根。何者。中下根人。智慧輕微。業力深重。以憶佛念佛。獲生淨土。如頑石附舟。可以到岸。誠宜念佛。至於吾輩。洞了本源。此心卽是佛。更於何處覓佛。此心卽淨土。更於何處覓淨土。於實際理中。覓生佛去來生。

死三世之相。無一毛頭可得。纔說成佛。已成剩語。何得更更有分淨分穢。捨此生彼之事。若於此處悟得。是自在閒人。卽淫怒癡。皆是阿彌平等道場。如如不動。何乃舍卻己佛。拜彼金銅。且謂悟與未悟。皆宜修習。無事生事。吾所不曉。香光子聞而太息曰。若汝所言。止圖口角圓滑。不知一舉足將墮火坑也。生死無常。轉盼卽至。如何熟記宗門現成相似之語。以爲究竟。都云我已成佛。不必念佛。若約理而言。世間一蟲一蚤。皆具有如來清淨覺體。無二無別。乃至諸佛成等正覺。證大涅槃。本體未嘗增得一分。衆生墮三塗。趨生死海。本體未嘗減卻一分。如如之體。常自不動。生死涅槃。等是妄見。亦無如來。亦無衆生。於此證入。亦無能證之人。亦無所證之法。泯絕心量。超越情有。大地無寸土。佛之一字。向何處安置。至於進修法門。於無修證中修證。於無等級中等級。千差萬別。雖位至等覺。尙不知如來舉足下足之處。從上祖師呵佛斥教。一切皆遮者。止因人心執滯教相。隨語生解。不悟言外之本體。漫執語中之方便。一向說心說性。說空說幻。說頓說漸。說因說果。千經

萬論無不通曉。及問渠本命元辰。便將經論現成語言抵對。除卻現成語言。依舊茫然無措。所謂數他家寶。已無分文。其或有真實修行之人。不見佛性。辛苦行持。如盲無導。止獲人天之果。不生如來之家。於是諸祖知其流弊。遂用毒手。剗其語言。塞其解路。拶其情識。令其苦密參究。逆生滅流。生滅情盡。取捨念空。始識得親生父母。歷劫寶藏。卻來看經看教。一一如道家中事。然後如說進修。以佛知見。淨治餘習。拜空花之如來。修水月之梵行。登陽燄之階級。度谷響之衆生。不取寂證。是謂佛種。正如杲日當空。行大王路。不同長夜趨走。攀荆墮棘。豈謂一悟之後。卽同極果。如供奉問岑大蟲。果上涅槃。天下善知識證否。岑曰。未證。奉曰。何以未證。岑曰。功未齊於諸聖。奉曰。若爾。何得名爲大善知識。岑曰。明心見性。亦得名爲善知識也。宏辨禪師曰。頓明自性。與佛同儔。然有無始染習。故假對治。令順性起用。如人喫飯。不一口便飽。滄山曰。初心從緣頓悟自理。猶有無始曠劫習氣。未能頓淨。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。卽修也。不可別有法教。渠修行趨向。若論諸祖師爲人。

之處。壁立萬仞。大火聚中。觸之卽爛。刀鎗林裏。動著便創。未曾開口。已隔千里。萬里。至機緣之外。平實商量。未嘗盡絕階級。盡遮修行。傳燈錄中。分明詳悉。大慧中峯言教。尤爲緊切。血誠勸勉。惟恐空解著人。墮落魔事。何嘗言一悟之後。不假修行。頓成兩足之尊。盡滿涅槃之果。後世不識教意。不達祖機。乃取喝佛罵祖。破膽險句。以爲行持。昔之人爲經論所障。猶是雜食米麥。不能運化。後之人飽記禪宗語句。排因撥果。越分過頭。是日取大黃巴豆。以爲茶飯也。自誤誤人。弊豈有極。是以纔入此門。便輕十方如來。莫不自云。無佛可成。無行可修。見人念佛。則曰。自性是佛。見人修淨土。則曰。卽心是淨土。言參禪。則尊之九天之上。言念佛。則蹂之九地之下。全不思參禪念佛。總之爲了生死。同是出苦海之橋梁。越界有之寶筏。事同一家。何勝何劣。參門之中。所悟亦有淺深。念佛之衆。所修亦有高下。如何執定參者卽是上根。念者便爲中下。自達摩西來。立此宗門。已云二百年後。明道者多。行道者少。說理者多。通理者少。今傳燈錄中。如麻如粟。同云入悟。其實迥別。至如

般若緣深。靈根夙植。迦陵破卵。香象截流。或見根宗於片言。或顯威用於一喝。一聞千悟。獲大總持。或有懷出世之心。具丈夫之志。舍彼塵情。究此大事。不估小解。惟求實知。臥薪嘗膽。飲冰吞檠。如此三十年。四十年後。或遇明師。痛與針劄。偷心死盡。心華始開。此後又須潛行密修。銷鎔餘習。法見尙捨。何況非法。若趙州除粥飯。是雜用心。湧泉四十年。尙有走作。香林四十年。打成一片。兢兢業業。如護頭目。直至烟消灰滅。自然一念不生。業不能繫。生死之際。隨意自在。詰其所證。恐亦未能超於上品上生之上。何以明之。龍樹菩薩。宗門之鼻祖也。得大智慧。具大辨才。住持佛法。故世尊數百年前。於楞伽會上。遙爲授記。然亦不過曰。證初歡喜地。往生安樂國而已。觀經中上品上生。於彼間一刹那頃。亦證初地。今宗門諸大祖師。縱使見離蓋纏。語出策白。豈能卽過龍樹。龍樹已悟無生無相之義。已具不墮階級之見。而生於安養。與上品上生所證之果正等。則禪門諸人所證。豈能獨過。良以上品上生。解第一義。還同禪門之悟。深信因果。還同禪門之修。止是念佛往生。

別耳。然吾以爲禪門悟修之士。既不能取無餘涅槃。同於如來。又不肯取有餘涅槃。同於二乘。必入普賢行願之海。若不捨一身。受一身。濟度衆生。則當從一刹。至一刹。供養諸佛。既見諸佛。還同往生。究竟與上品上生。止在雁行伯仲之間。何以高視祖師。輕言淨侶。其或悟門已入。休歇太早。智不入微。道難勝習。一念不盡。卽是生死之根。業風所牽。復入胎胞。如五祖戒。復爲東坡。青草堂。再作魯公。隔陰之後。隨緣流轉。道有消而無長。業有加而無減。縱般若緣深。不落三塗。而出房入房。亦太辛苦。還視中下往生之衆。已天地不足喻其否泰矣。况後世宗風日衰。人之根器亦日以劣。發心既多不真。功夫又不純一。偶於佛祖機鋒。知識語言。或悟得本來成佛處。當下卽是處。意識行不到。語言說不及處。一切不可得。卽此不可得。亦不可得處。將古人語句和會。無不相似。既得此相似之解。卽云馳求已歇。我是無事道人。識得煩惱如幻。則恣情以肆煩惱。識得修行本空。輒任意以壞修行。謂檀本空也。反舍檀而取慳。謂忍本空也。反聽隨而置忍。言戒。則曰本無持犯。何必

重持輕犯。言禪則曰本無定亂。何必舍亂取定。聽情順意。踏有談空。既云法尙應捨。何爲復取非法。既云真亦不求。胡爲舍之求妄。既云修觀習定。皆屬有爲之迹。何獨貪名求利。偏合無爲之道。愛憎毀譽之火。纔觸之而卽高。生老病死之風。微吹之而已動。爭人爭我。說是說非。甚至以火性爲氣魄。以我慢爲承當。以譎詐爲機用。以誑語爲方便。以放恣爲遊戲。以穢言爲解粘。讚歎破律無行之人。侮弄繩趨尺步之士。偏顯理路。故窮玄極妙。莫之蹤迹。盡劃行門。故縱意任心。無復規矩。口言往生。是小乘法。令人修習。已乃宴然。或至經年不拜一佛。經年不禮一懺。經年不轉一經。反看世間不必看之書。行道人不宜行之事。使後生小子。專逞聰明。惟尋見解。纔有所知。卽爲一超直入。更復何事。輕狂傲慢。貢高恣睢。口無擇言。身無擇行。父既報仇。子遂行劫。寫烏成馬。展轉差謬。不念世間情欲無涯。隄之尙溢。如何日以圓滑之語。大破因果之門。決其防藩。導以必流。自悞悞人。安免淪墜。若不爲魔所攝。定當永墮三塗。刀山劍樹。報其前因。披毛戴角。酬還宿債。莫云我是

悟達之人業不能繫。夫謂業不能繫。非謂有而不有。正以無而自無。生既隨境。卽動死安。得不隨業受生。眼前一念瞋相。卽是怪蟒之形。眼前一念貪相。卽是餓鬼之種。無形之因。念甚小。有形之果報甚大。一念之微。識田持之。歷千萬劫。終不遺失。如一比丘。以智慧故。身有光明。以妄語故。口流蛆蟲。一言之微。得此惡果。雖有智慧。終不能消。况今無明煩惱。熾然不斷。欲以相似見解。消其惡業。冀出三塗。無有是處。向使此等不得少以爲足。常如說以修行。終不自言我已悟了。卽心是佛。豈可復同中下念佛求生。了達生本無生。不妨熾然求生。卽心是土。蓮邦不屬心外。不釋禮拜。不捨念誦。智力行力。雙轂並進。方當踞上品之蓮臺。坐空中之寶閣。朝飯香積。夕游滿月。回視胎生之品。多于寶地。不聞法語。不見法身。象馬難羣。雞鳳非類。何況人天小果。甕中蚊虻者哉。而乃空腹高心。著空破有。卒以偏執之妄解。攫非常之果報。不與彌陀作子。卻爲閻羅之囚。不與淨衆爲朋。卻與阿旁爲伍。棄寶林而行劍樹。舍梵音而聽叫號。究其所受。尙不能與世間無知無見之人。行

少善事。作少功德。生於人天者等。毫髮有差。天地懸隔。可不哀歎。然則宗門中人。上之未必能超於上品上生。而下之已墮三塗。故知此道險難。未易行游。成則爲佛。敗則爲魔。王虜分於彈指。卿烹別於絲毫。苦樂之分。宜早擇矣。况今代悟門一脈。不絕如綫。禪門之中。寂寥無人。止有二三在家居士。路途端直。可以流通此法。然既爲居士。不同沙門釋子。猶有戒律縛身。方置身大火之中。浸心煩惱之海。雖於營幹世事內。依稀得一入門。而道力甚淺。業力甚深。卽極粗莫如淫殺之業。猶不能折身不行。何況其細。生死之間。安能脫然。徒見豪奢如于頔。奸惡如呂惠卿。夏竦。躁進如張天覺。風流豔冶如白樂天。蘇子瞻等。皆列傳燈。摩肩列祖。便謂一切無礙。別有源流。不知彼等諸人。雖具正見。若謂從此不受分段。業不能牽。吾未敢許。方當長夜受報。未有了期。故知念佛一門。於居士尤宜喫緊。業力雖重。仰借佛力。免於沈淪。如負債人。藏於王宮。不得抵償。旣生佛土。生平所悟所解。皆不唐捐。生死催人。出息難保。早尋歸路。免致忙亂。縱使志在參禪。不妨兼以念佛。世間

作官作家。猶云不礙。况早晚禮拜念誦乎。且借念佛之警切。可以提醒參禪之心。借參門之洞徹。可以堅固淨土之信。適兩相資。最爲穩實。如此不信。真同下愚。石頭居士。少志參禪。根性猛利。十年之內。洞有所入。機鋒迅利。語言圓轉。尋常與人論及此事。下筆千言。不踏祖師語句。直從胸臆流出。活虎生龍。無一死語。遂亦自謂了悟。無所事事。雖世情減少。不入塵勞。然嘲風弄月。登山玩水。流連文酒之場。沈酣騷雅之業。懶慢疎狂。未免縱意。如前之病。未能全脫。所幸生死心切。不長陷溺。痛念見境生心。觸途成滯。浮解實情。未能相勝。悟不修行。必墮魔境。佛魔之分。只在頃刻。始約其偏空之見。涉入普賢之海。又思行門端的。莫如念佛。而權引中下之疑。未之盡破。及後博觀經論。始知此門。原攝一乘。悟與未悟。皆宜修習。於是探金口之所宣揚。菩薩之所闡明。諸大善知識之所發揮。附以己意。千波競起。萬派橫流。詰其匯歸。皆同一源。其論以不思議第一義爲宗。以悟爲導。以十二時中持佛名號。一心不亂。念念相續爲行持。以六度萬行爲助。因以深信因果爲入門。

此論甫成。而同參發心持戒念佛者。遂得五人。共欲流通。以解宗教之惑。香光識劣根微。久爲空見所醉。縱情肆志。有若狂象。去年沈湎之夜。親游鬲子地獄。烈火洞然。見所熟談空破戒亡僧。形容羸跛。足而過。哭聲震地。殆不忍聞。及寤。身毛爲豎。遂亦發心皈依淨土。後讀此論。宿疑冰釋。所以今日不憚苦口。病夫知醫。浪子憐客。汝宜盡剗舊日知見。虛心誦習。自當有入。生死事大。莫久遲疑。於是禪人悲淚交集。自云。若不遇子。幾以空見賺過一生。子生我矣。懇求案集。作禮而去。蓮池大師著華嚴摸象記曰。華藏所說十方法界。如是廣大不可思議。圓頓法門。如是廣大不可思議。普賢菩薩。爲華嚴長子。如是廣大不可思議。所發十願。如是廣大不可思議。而要其歸宿。乃曰。願我臨欲命終時。盡除一切諸障礙。面見彼佛阿彌陀。卽得往生安樂刹。夫不曰見遮那。不曰生華藏。而所願在見彌陀。生安樂。果何爲而然哉。又繼之以願於勝蓮華生。又繼之以願於佛前授記。又繼之以普願沈溺衆生。悉得往生彼刹。噫。誦是經可以深長思矣。

戒殺放生

蓮池大師曰。世上人人愛命。物物貪生。何得殺彼形軀。充己口食。或利刃剖腹。或尖刀刺心。或剝皮刮鱗。或斷喉劈殼。或滾湯活煮。鱔鼈。或鹽酒生醃。蟹蝦。可憐大痛無伸。極苦難忍。造此彌天惡業。結成萬世深讎。一日身亡。卽墮地獄。鑊湯鑪炭。劍樹刀山。受罪畢時。仍作畜類。怨怨對報。命命填還。還畢爲人。多病多天。或死蛇虎。或死刀兵。或死官刑。或死毒藥。皆殺生所感也。我今哀告世人。不敢逼汝吃齋。且先勸汝戒殺。戒殺之家。善神守護。災橫消除。壽算延長。子孫賢孝。吉祥種種。難以具陳。

宋大儒王日休淨土文云。放生一節。儒教聖人所不廢。佛教不過詳言之。夫妄語。乃釋迦大戒。豈教人誠實。乃反自妄語以欺人乎。必不然矣。世間中人。以上猶不肯無端妄語。以喪其行止。况佛乎。其言可信。無足疑者。故先儒云。佛言不信。何言可信。昔有以忠臣爲奸黨者。刻之於石。天雷擊碎。今以金寶綵色。窮極莊嚴妙麗。以貯佛言。供以香花。普天誦拜。使所言之妄。則又甚於奸黨之碑。何爲歷千百歲。而天雷不擊。

之哉。以其言之誠也。誠而不信。將何俟哉。又戒殺文云。殺生爲五戒之首。亦爲十戒之首。亦爲二百五十戒之首。是不殺則爲大善。殺則爲大惡。故曰。凡欲殺生者。但將自己看。自身不可殺。物命無兩般。所以不殺得長壽報。殺得短命報。蓋謂己欲其命長。物亦欲其命長。乃殺物命而欲己之命長。烏有是理。故不可不戒也。凡殺生以恣口腹。則口腹之慾何厭。放箸之後。滋味已空。而殺業具在。若殺生以待賓客。則以平日不殺。人亦無可言者。况其罪己自當之。經云。來而獨自來。去而獨自去。輪迴獨自行。果報獨自受。觀此。則知殺生之業。客不能代也。若以祭祖先。則祖先未必享受。而反增其罪業矣。故皆不宜也。

●治肺病一良方

蕤菜佐膳久之自愈（此菜多產江浙湖澤中。葉橢圓。莖及葉背皆有黏液。作

羹甚美。若治病勿同葷菜煮）

枇杷葉去毛煎茶。日日飲之。一月後大便中見小蟲。即愈。

正信錄卷下

弘化社流通書籍規約

世變日亟。人類之良知盡喪。法道垂秋。修治之正軌愈晦。匡扶挽救。端賴羣賢。宣揚正誼。其惟典籍。當代尊宿。印光大師。道高德邵。緇素欽崇。歷年印行書籍。不下七八十種。流布於四方者。何啻數百萬冊。讀其書而獲其益者。更何可以數量計哉。茲者大師德臘已高。謝絕諸緣。乃命其侍者。將所存版籍。悉數歸公。貢諸于世。復由諸同仁。募義樂助。各輸淨資。特設專社。繼續流通。惟是經濟困難。資力未充。故於流通規約。略示限度。願諸方善信。發廣大心。培無漏福。捨不堅財。共襄盛舉。以竟大師未竟之宏願。是所厚幸焉。

(一) 全贈流通

凡以機關團體名義索請者。得以全贈組書籍。每種一部贈與。若以個人名義索請者。得於全贈組書籍內。任選三種。每種一部。如個人欲得三種以上。機關團體欲得全贈組以上者。均須照本繳價。如須郵寄一律照加郵費。

(二) 半價流通

凡機關團體名義。半價購請者。得以半價組書籍。每種一部付與。若以個人名義。半價購請者。得於半價組書籍內。任選兩種。每種一部。如個人欲得兩種以上。機關團體。欲得半價組以上者。均須照本繳價。郵費亦然。

(三) 照本流通

本社印存各種書籍。如有備價來請者。一律照本讓與。凡經本社鑑定之書籍。如有發心附印者。本社當為代勞。但附印書價。須請先惠。

(附則) 凡有志研究。而絀於資力者。本社當審察情形。方便贈與。以滿其願。

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展轉流通者

回向偈曰

願以此功德

消除宿現業

增長諸福慧

圓成勝善根

所有刀兵劫

及與饑饉等

悉皆盡滅除

人各習禮讓

一切出資者

展轉流通者

現眷咸安樂

先亡獲超昇

風雨常調順

人民悉康寧

法界諸含識

同證無上道

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四版印二千冊

▲正信錄▼全一冊

流通處

愚園路一五四號
上海佛學書局
電話三五五二四

蘇州護龍街南段
弘化社
穿心街報國寺內

營口佛經流通處

印刷者

上海南成都路新大沽路口
國光印書局
電話三三三七四三

藏版處

蘇州弘化社

